

十月二十八日星期一的大会全体会议上提出并加以审议，各代表团一再向秘书处询问这一天会议的议程。根据总务委员会、根据提出议程项目分配问题的那次全体大会、以及两天前的第二委员会对这个问题所进行的审议，秘书处认为，以下的安排或许能为全体代表接受。

63. 经商定，下午的会议结束后，如果时间允许，第二委员会将要开会。这样，全体大会将安排两次会议审议这项议程。上午会议一开始就由大会主席邀请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第二届会议主席，印度政府商业部长，迪内希·辛格阁下向大会提出会议报告。报告后，第二委员会主席，加纳常驻代表，理查德·马克西米利安·阿克韦先生阁下将对全体会议发

表演说。然后，地区集团代表发言。从第二委员会的讨论过程中得知，各地区集团已经同意对各集团发言人的名额加以限制。如上述建议得到通过，秘书处乐于从今天下午开始对要在星期一上午和下午会议上发言的人进行登记。

64. 主席：诸位已经听到了负责大会事务的副秘书长提出的建议，这就是定于下星期一上午讨论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第二届会议的报告。对上述建议如无异议，就作为通过了。

会议决定如上。

中午十二时零五分散会

## 第一七〇七次会议

一九六八年十月二十五日星期五下午三时纽约

主席：埃米略·阿雷纳莱斯先生  
(危地马拉)

因主席缺席，副主席约翰·卡特爵士(圭亚那)代行主席职务。

### 议程项目 23

给予殖民地国家和人民独立宣言的执行：  
给予殖民地国家和人民独立宣言执行情况特别委员会的报告(续)\*

指派一个特别委员会的成员国

1. 主席：由于智利退出二十四国特别委员会，为了补缺，大会主席已经任命厄瓜多尔为该特别委员会的成员国。如无异议，我将认为大会决定指派厄瓜多尔为该特别委员会的成员国，并立即生效。

会议决定如上。

\*续自第一六九二次会议。

2. 贝罗先生(乌拉圭)：我之所以要求发言，并不是要对刚刚通过的动议——即指派厄瓜多尔为二十四国特别委员会的成员国——在提交大会时所采用的方式上，提出一个纯学术性的问题。议程项目 23 把指派一个特别委员会的成员国的问题包括在内并提交本次大会，就仿佛那项指派是可以加以辩论似的。

3. 我之所以要求发言是为了明确地指出，我们必须尊重联合国各个机构的特定权限，并确保联合国内任何一个主要机构都不得侵越其他机构的权限。其次，我还要指出，这次向我们提交此项动议所采用的方式，在法律上，是不符合我们的成文法的。

4. 大会一九六二年十二月十七日第 1810(XVII)号决议，在决定将依据一九六一年十二月二十七日第 1654(XVI)号决议而设立的十七国委员会加以扩大时，曾再度重申第 1654(XVI)号决议第 3 段所包含的原则，原文如下：

“3. 决定成立一个十七国特别委员会，其成员国由本届大会主席任命之。”

而一九六二年决议的第 7 段规定将委员会成员国增至二十四国，原文如下：

“7. 决定将依据第 1654 (XVI) 号决议而设立的特别委员会增加七个新成员国，以资扩大；其新增成员国由大会主席任命之。”

5. 根据我上面引述的条文，大会主席在组成十七国委员会以及后来的二十四国委员会一事上，是拥有其独享的权限的。

6. 大会对成员国的任命则是毫无权力的，大会只能对此项任命加以认定。我再重复一遍，任命成员国是授予大会主席得以自由行事的一种独享特权。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大会主席在行使此项特权时，可以专断强横。不，他不可以这样。他在行使这项权力时，必须切实遵守由惯例所形成的习惯法，必须在有关地区国家集团中进行适当的协商，而且在进行这些协商时，还必须竭尽全力，充满诚意。至于他如何具体地进行磋商，那是他完全可以自由决定的。但是，如果大会认为这项任命有辩论的余地，从而必须经过讨论，那就必然会损害主席的职能。

7. 因此，为了防止在这一方面创下任何先例，乌拉圭代表团才对二十四国委员会的成员国应如何指派一事，公开表明自己的看法，并且要强调指出，指派成员国是大会主席的一种特权。

8. 洛佩斯·比利亚米尔先生(洪都拉斯)：主席先生，听了乌拉圭代表对大会、特别是对你所作的发言之后，我国代表团完全赞同他的意见，因为根据有关任命二十四国委员会的成员国的程序和先例，一如贝罗先生所正确指出的那样，这是大会主席的一项特权；这项特权的行使不应该当作一项提案向我们提出，只应该直截了当地当作一项主席的决定向大会宣布。

9. 毫无疑问，主席——我这里是指大会主席阿雷纳莱斯先生——是知道二十四国委员会里有三个成员国代表拉丁美洲，截至目前为止，这三个国家是智利、委内瑞拉和洪都拉斯。他在智利共和国退出委员会之后，就首先探明了拉丁美洲国家集团的共同意见，知道大多数国家都极其明确地表示它们推荐厄瓜多尔继任。因此，主席的决定是有必要的共同意见作为基础的。这项决定是无可争辩的，今天向我们提出这项决定所采用的方式不应当成为今后的先例。

10. 在表示我们支持乌拉圭朋友和同事向大会所作的如此明确的发言的同时，我想向智利代表团表示，我国代表团也象委内瑞拉和其他拉丁美洲国家的代表团一样，对智利是多么地崇敬；对智利所做的工作、对智利的才能和献身精神以及它所作出的贡献——这种贡献反映了拉丁美洲的共同反殖情绪——我们是多么地欣慰；对历次联合国有关会议文献所记载的智利在一贯坚持反殖立场上所取得的成就，我们又是多么地深为赞赏。

11. 与此同时，我还要祝贺厄瓜多尔的新代表在二十四国委员会里担负起成员国的职责；贝尼特斯先生在联大的丰富经验和辩论才能，以及在联大各委员会上所留下的声誉，无不说明他不愧是我们的姊妹国厄瓜多尔所担负的任务的一位优秀代表，担负这项任务如此明确地反映了全拉丁美洲的情绪。

12. 梅斯蒂里先生(突尼斯)：作为关于给予殖民地国家和人民独立宣言执行情况特别委员会的主席，我不想错过今天这个机会表示我们对智利退出特别委员会是感到多么遗憾。我们的杰出同事皮涅拉大使所领导的智利代表团，对特别委员会的工作曾经作出了宝贵的贡献。我们深信智利代表团定将为促进迄今仍然处于外国统治下的各国人民的事业而继续努力。

13. 我还要趁此机会欢迎厄瓜多尔，欢迎它参加这个在亚洲、非洲、拉丁美洲共同参与的反对殖民主义的斗争中享有崇高声誉而闻名于世的特别委员会。

14. 皮涅拉先生(智利)：我之所以要求发言，只是为了要履行一项义不容辞的职责。在听取了二十四国委员会主席梅斯蒂里先生和洪都拉斯代表洛佩斯·比利亚米尔先生的发言之后，与其说我要代表智利对朋友们和同事们所说的话表示谢意，倒不如说是我要代表智利说明一下我们之所以退出二十四国特别委员会，仅仅是因为我们觉得，多年来在一个既光荣而又艰巨的工作岗位上，除了自问还算认真负责之外，我们所做的工作是不足称道的。在联合国里，最重要的任务之一也许就是出席二十四国委员会并积极参加其工作，就至今仍未获得独立的国家的政治生活来说，它就是这里经常提及的人权的体现。因为加速非殖民化进程，事实上就是确保人权得以行使的一种途径。

15. 就智利来说，这么多年来能在特别委员会里工作，确是一种荣誉。智利对非殖民化问题的关注，正如二十四国委员会主席梅斯蒂里先生所正确地示意的那样，并没有减弱，而是前所未有地加深了。

16. 我们一直希望纳米比亚特别委员会和第四委员会能不遗余力地、始终如一地积极主持公道和正义。我们参加这两个委员会，虽然无所建树，但足以表明——请原谅由我自己来说这种话——每当非殖民化进程出现争执时，智利总是以积极的、战斗的姿态站在前列。非殖民化问题是一个我们承担义务的问题——就承担义务一词的最广和最好的意义来说，因为在这件事上，我们曾经慎重地作出保证，对此我的国家和人民是决不食言的。

17. 主席先生，尽管我说过不想对梅斯蒂里先生表示感谢，但我仍然要这样做，因为他对智利一直是非常慷慨的。我们欣赏这种慷慨，因为这是来自一个我们高度尊敬的国家，来自一位在反殖斗争中以热情洋溢、言行一致、态度庄严和精力充沛而在大会上赢得崇高声誉的大使。

18. 我还要对洪都拉斯代表洛佩斯·比利亚米尔先生的亲切言词表示谢意！

19. 最后，我要来履行一项我最感愉快的职责，这就是我要表示我们十分高兴看到莱奥波尔多·贝尼特斯先生所代表的厄瓜多尔将填补智利的空缺。厄瓜多尔也是一个在有关人权和反殖斗争中能够充分履行它所承担的义务的国家。莱奥波尔多·贝尼特斯先生为了捍卫尚未获得自由的国家的解放事业，在大会和在其他许多讲坛上，一直是无所顾虑的。在为这些国家进行辩护时，他不但精力充沛，生气勃勃，而且才气横溢，能言善辩。

20. 我想与其向厄瓜多尔这个如此靠近智利的国家以及莱奥波尔多·贝尼特斯先生的代表团表示敬意，倒不如趁此他们肩负重任之际，向他们保证我们在第四委员会和其他机构里，一定同他们通力合作，尽管我们完全知道厄瓜多尔和莱奥波尔多·贝尼特斯先生必能庄严地、卓越地完成任务。

21. 贝尼特斯先生(厄瓜多尔)：我之所以请求发言，是为了履行我的职责，向大会主席、危地马拉

外交部长埃米略·阿雷纳莱斯先生——我衷心祝愿他早日康复——表示最恳挚的谢意，感谢他运用大会第1810(XVII)号决议所赋予他的合法权力，任命我国填补二十四国委员会中智利退出后所遗的空缺，我的国家并没有追求这项荣誉，但它以诚挚的责任感来接受这项荣誉。

22. 几年来，我国一贯坚持反对殖民主义和殖民国家的斗争背景，这就足以保证我们这个小国以及鄙人——只要我还在担任我国代表——在肃清殖民主义残余和防止出现新殖民主义的斗争中，一定能光荣地、忠实地完成这一斗争要求我们完成的任务。

23. 一九五三年，当殖民国家还在信赖这样一个似是而非的论据，即宪章第十一章只不过是一纸不具法律效力的宣言的时候，我本人曾荣幸地在第四委员会里工作。当时我曾光荣地代表我的国家大力支持宪章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的论点。那时还有人争辩说，根据宪章第二条第七项的规定，殖民国家可以将所有有关殖民地的事务当作一种本质上属于其国内管辖范围的事务加以解决，对此，我国曾经加以反驳。我之重提这件事，只是为了在结束我的发言时代表厄瓜多尔，并以我个人的名义——只要我还在担任这个国家的代表——向大会保证，我们一定把这场斗争继续进行下去，不遗余力地进行下去，直到迄今仍然在殖民主义枷锁下呻吟的各国人民都获得完全独立为止；同时我们保证注意决不让殖民主义以各种新的可耻的形式出现。

24. 最后，我要感谢乌拉圭代表贝罗先生以及洪都拉斯代表洛佩斯·比利亚米尔先生，感谢他们对我的国家讲了许多亲切的话。我更要特别感谢二十四国委员会主席梅斯蒂里先生和我的智利好友皮涅拉先生。现在，我谨代表我的国家并以我个人的名义，向他们表示谢意。

25. 主席：本项目最后一个发言人是负责大会事务副秘书长，现在请他发言。

26. 纳拉希姆汉先生(负责大会事务的副秘书长)：承蒙主席和大会的允诺，我要求发言只是想说明一下秘书处所遵循的程序。

27. 在我们的主席不幸无法出席的情况下，秘

书处别无选择，只好援引先例。在第二十一届大会第一五〇〇次会议上，丹麦退出二十四国委员会，由芬兰填补空缺，当时所遵循的程序同今天早些时候所遵循的程序是完全相同的。一九六七年十二月十九日，大会第一六四二次会议上指定洪都拉斯接替乌拉圭，当时所遵循的程序也是同我们今天所遵循的程序完全相同的。

## 南罗得西亚

### 第四委员会的报告(第一部分) (A/7290)

28. 阿格雷·奥林斯先生(加纳)(第四委员会报告员)：我谨向大会提交第四委员会审议南罗得西亚问题的一份初步报告，这份报告〔A/7290〕是刚刚送给大会的，并且是作为紧急事项提交大会的。这份报告反映了第四委员会、特别是亚非国家代表团对南罗得西亚事态的最新发展日益增长的关注。

29. 人们鉴于事态的发展，普遍认为本国际社会必须深谋远虑，重申它对任何解决罗得西亚问题所持的基本立场。第四委员会迅速地通过了决议草案〔见A/7290，第12段〕一事，就充分体现了它的迫切心情。第四委员会在向大会推荐该决议草案时，希望大会全体会员国能对这种心情表示同感。

依照议事规则第六十八条规定，大会决定对第四委员会的报告不进行讨论。

30. 主席：现在请要在投票前作解释的代表们发言。

31. 卡拉登勋爵(联合王国)：我国代表团对这项决议草案所持的立场，今天上午已在第四委员会上加以说明，现在不妨再在这里重复一下我们的立场。

32. 我国代表团不能支持该决议草案，并将在投票时弃权。我们作出这项决定的理由如下：

33. 第一，我们从来不否认英国对南罗得西亚负有责任，相反地，我们一再重申这一点；而且大会和安全理事会的决议也都承认英国负有责任。但现在

提交大会的决议草案却谋求取消这项获得公认的责任，因而侵犯了英国议会的职责。对此我们碍难同意。

34. 第二，关于最近为寻求一项解决办法所举行的讨论，至今还没有达成任何协议或结论。在当前讨论的结果还没有揭晓之前，就通过一项决议，这样做无论如何是轻率的。

35. 第三，更有甚者，该决议草案不但试图束缚英国议会，而且试图束缚其他国家的政府。它试图要求各国政府在目前还无法预知形势变化的情况下，就预先作出采取行动的承诺。任何政府都不会同意这样束缚自己。

36. 第四，我们继续接受并履行安全理事会所一致通过的第253(1968)号决议中的各项要求。根据这项决议所采取的行动，目前仍在进行之中。一九六八年十月十四日，我国外交大臣在大会〔第一六九三次会议〕上的发言，已清楚表明，在当前无法以六条原则为基础找出一项解决办法的情况下，我们的目标是坚决继续执行我们自己的政策，继续执行我们一致同意的强制制裁。

37. 第五，也是最后一点，我国政府曾反复地明确表示，并在它公开宣布的解决条件中加以规定，任何拟议中的独立方案的基础都必须满足一点，即能为罗得西亚全体人民所接受。英国政府始终坚持这一原则，而且我国首相本周在下院发言中，还确认这是一条“凌驾一切和压倒一切”的原则。

38. 姆贝基亚尼先生(马拉维)：今天上午我国代表团在第四委员会上声明：马拉维在大会表决目前这份决议草案〔A/C. 4/L. 908 / Rev. 1〕〔见A/7290，第12段〕时将弃权，但并不放弃它对一九六〇年十二月十四日大会第1514(XV)号决议的支持。马拉维强烈反对任何形式的殖民主义，不论其丑恶面目是在什么地方出现；马拉维赞成任何国家的自决，赞成在南罗得西亚实行多数人统治；但是，马拉维认为罗得西亚问题基本上是作为管理国的英国的责任，管理国应当为这一棘手问题找出一项解决办法。

39. 大会也许能够再次以压倒多数票通过一项有关南罗得西亚问题的决议草案，但是谁要是思考一

下这样一个决议，谁就不能不怀疑该决议的现实性和执行上的可能性。就我国代表团看来，当前这份决议草案，不论是第1段，还是第2段，都没有提供任何足以解决罗得西亚问题的办法。这两段所能达致全部结果，只是使罗得西亚的白人极端分子的立场变得更加强硬，甚至还会鼓励那些赞成罗得西亚实行多数人统治的人们转到极端分子方面去。

40. 我认为目前该是大会重新审查它对罗得西亚争端所采取的战略的时候了。对我国代表团来说，决议草案的两个实施段落并没有能够缓和罗得西亚问题，或是对津巴布韦人民提供任何实际的好处。我想再重复一下今天上午我在第四委员会上所说的话。我们应当鼓励英国政府和罗得西亚欧洲人之间所举行的谈判，而不要给这个谈判泼冷水。这个问题要达致真正的解决办法，不能依靠大会的强硬决议，而只能通过谈判。谈判不但能导致英国政府和史密斯政权之间的谅解，而且还能导致史密斯政权和南罗得西亚的非洲领袖们之间的谅解。

41. 罗得西亚问题不只是一个政治问题，同时也是一个人道问题，因此这个问题不但要用政治眼光来观察，也要用人道的眼光来观察，而且还要深入到问题的各个方面。

42. 我知道，每当我们谈论到殖民主义问题时，我们之中就有许多人发言是感情激动的。我应当说，我对这种感情是十分理解的，因为当一个人感到自己的亲兄弟正在遭受压迫时，要不流露感情是很困难的。但是，不论感情流露与否，我仍然要向大会呼吁，在处理这个两年来一直在大会上讨论的棘手问题时，务必现实一点，甚至是耐心一点。

43. 最后，请容许我大力强调一点，联合国的一项强硬决议并不能在一夜之间就解决罗得西亚问题。我们认为只有通过同史密斯政权举行行动一致的外交谈判，才能导致一项解决办法。这种谈判也许是长期的，但我国代表团深信，只要对话的渠道保持畅通，并且获得大会的鼓励，那么，我们总会有朝一日能为这个既是政治的又是人道的问题找到一种解决办法。

44. 我国代表团认为目前这份决议草案的第1、

第2两个实施段落并不能对解决罗得西亚问题有所裨益。因此，我国代表团无法支持这项决议草案，并决定在草案交付表决时弃权。

45. 主席：现在将第四委员会报告〔A/7290〕第12段中所建议的决议草案交付大会表决。

决议草案以九十二票对二票通过，十七票弃权。

## 议程项目 9

### 一般性辩论(续完)

46. 巴兰西先生(毛里求斯)：大会一致选举卓越的危地马拉外交部长埃米略·阿雷纳莱斯先生阁下担任第二十三届大会主席，毛里求斯代表团愉快地对此表示欢迎。阿雷纳莱斯先生的坚强个性和卓越才能，加上危地马拉和拉丁美洲国家在联合国工作中所起的积极作用，足以证明我们的推选是再好不过了。但是，不幸得很，我们暂时还不能期望阿雷纳莱斯先生出席主持会议，我们敬祝他迅速地完全恢复健康。在我们热烈期待他再来指导我们的工作的同时，我想向他保证，毛里求斯代表团将与他充分合作。

47. 我也要愉快地向罗马尼亚外交部长科尔内留·曼内斯库先生阁下表示谢意，感谢他以高度的技巧和切实的献身精神主持大会第二十二届会议。

48. 在谈论我们所审议的重大问题之前，我要对我们尊敬的吴丹秘书长为了世界和平事业而作出的孜孜不倦的努力表示敬意。我们对他和秘书处的工作人员不遗余力地传播联合国的光辉理想表示深挚的敬意和十分的满意。

49. 我国代表团也高兴地欢迎接纳斯威士兰参加这个国际社会。我们要再次代表毛里求斯政府和人民，敬祝斯威士兰政府和人民繁荣进步。我们还要愉快地向刚刚获得独立的赤道几内亚致贺，并表示我们最良好的祝愿。

50. 本届会议是在国际关系特别困难的时刻召开的。今年是人权宣言通过二十周年，已被庄严地宣布为国际人权年。起初，苦难深重的人类似乎对这项从信念出发的行动满怀希望。然而就在这一年，世

人竟目睹有许多活动与作为这项从信念出发的行动的实质的各项崇高原则背道而驰。这真是命运对人类的一种嘲弄。目前，怀疑和忧虑空前顽固地在主宰着人类的命运。因此，我们认为最好是在发言的一开始，就从这个讲坛向出席本届庄严大会的所有国家的文明的良知发出呼吁，要求各国本着充分谅解和真诚合作的意愿，同心协力，为每一项需要我们专心致志地予以注意的苦恼问题寻求一个公平合理的解决办法。

51. 尽管联合国的会员国都接受宪章所规定的义务，但人们不得不承认，全世界还有千百万人仍然呻吟在压迫、种族歧视、不正义和穷困的重压之下，这真是太可悲了！我国政府授权我发表声明：我们毫无保留地重申我们支持大会于一九六八年六月十二日通过的第 2372 (XXII) 号决议。我国是该决议的提案国之一。该决议的目的是要结束比勒陀利亚政权对纳米比亚的非法占领。毛里求斯政府承认纳米比亚人民享有独立的权利，对纳米比亚的正义事业表示完全赞同，并给予道义上的支持。同样，我们也同情津巴布韦、安哥拉、莫桑比克和所谓葡属几内亚等地非洲兄弟为获得解放和自由权利而进行的英勇斗争。

52. 毛里求斯政府保证在非洲统一组织和其他各种国际组织内，为完全解放至今仍生活在帝国主义枷锁下的非洲人民而努力工作。

53. 作为一个经过多年反对帝国主义势力和反动势力的斗争刚刚获得解放的国家，毛里求斯无限珍重自由和国家主权。因此，我们和其他所有珍惜和平与自由的人们一样，对最近发生的侵犯主权和民族独立的事件自然感到大为震惊。

54. 历史上曾以印度洋的明星和钥匙而闻名的毛里求斯，在帝国主义阴谋控制印度洋这一地区的世纪里，曾经是当时两大强国的无情斗争的见证人和无辜的受害者。这个国家成立之初，就信奉和平共处，和平共处是它立国之本，也正是它当前外交政策的实质。这一点意味着，在任何情况下，毛里求斯政府都不能接受把使用武力和暴力威胁作为解决领土争端和意识形态冲突的手段；同时也意味着，我们全心全意地赞成不干涉各国内政和尊重所有主权国家领土完整的原则。

55. 在这方面，我们对朝鲜、越南和德国人民的苦难不能无动于衷。我们无须细述这些领土被支解的错综复杂和众所周知的原因。只说这种支解是愚蠢的行为就够了，因为它分裂了这几个民族，而这些民族也象其他民族一样，渴望统一和繁荣。

56. 我们相信，只要各方稍微多一点现实主义和相互谅解，再加上——人们只能加上——热衷于在这些势力范围内玩弄危险的均衡把戏的大国方面能稍微多一点明智，那么按照民主原则对和解与重新统一问题达成一致解决办法并不是不可能的。运用民主原则是国际稳定与和平所迫切需要的。

57. 我们不必去分析原因和结果，只要记住同样的病毒也有可能更加朝向我们非洲人传播过来。我们必须注意到，今天的世界由于它自己的过错，不得不束手无策地眼看着千百万人，特别是妇女和儿童遭遇悲惨的命运，每天都生活在饥饿、疾病和死亡的恐怖里。这里也是如此，只要有关各方立即恢复理性与常识，就可以使这种无益斗争中的无辜受害者解除倒悬之苦。

58. 中东无休止的冲突呈现另一幅令人痛心的景象。毛里求斯政府信任在雅林大使干练领导下的联合国和平使团，而且我们真诚地希望，双方从这个讲坛发出的有关和平与和解的言论将成为最后体面解决这场冲突的前奏。

59. 毛里求斯政府毫无保留地支持不扩散核武器条约。我国代表团能作为推荐这个条约的决议（第 2373 (XXII) 号决议）的提案国之一而深感自豪。正如大家所知道的，大会绝大多数会员国赞成通过这项决议。随后毛里求斯还派代表出席了在日内瓦举行的无核武器国家会议。我认为作为这项措施的合乎逻辑的结果是一项全面彻底裁军的建议。在这里我们要再次表示如下希望，在这届会议期间这项建议将会得到应有的重视。

60. 毫无疑问，所有国家的绝大多数人民，也许实际上是全体人民，都在不断地要求结束武装冲突，从而最后从地球上消除一切战争威胁。各国政府都有责任注意这个问题，不要使渴望和平与正义的人类大失所望。关于这一点，提一提柬埔寨、加蓬和马

尔加什提出的“把一天的战费用于和平”的极好建议(A/ 7183 和Add.1)是适当的。我国代表团热烈欢迎这一建议,因为它肯定会给所有国家争取和平的殷切愿望提供进一步的支持。

61. 我国代表团完全支持马耳他代表团向大会提出的对开发、利用和分配海底洋底资源实行国际管制和国际协作的决议草案(A/C. 1/L. 433)。我们认为这个问题特别重要,因为它对我们的经济发展可能具有头等重大的利害关系。

62. 这件事使我们又联想到国际关系中的另一个方面。大家都承认,国家之间产生不和、磨擦和敌对的根深蒂固的原因之一就是经济上的相差悬殊。目前所谓发达国家和不发达或发展中国家之间隔着一条真正的鸿沟。这几年来国际机构曾经讨论为弥合这条鸿沟或至少使之缩小所需的补救办法,但是每年出现的数字证明这条鸿沟越来越宽。实际进行的各项合作与援助计划还没有达到这些计划表面上所许诺的水平。联合国所宣布的第一个发展十年既没有达到预期的结果,第二个发展十年也遭遇到重重困难。但是我们仍然相信,第一个十年的错误将会指明第二个十年应如何更好地计划。毛里求斯政府曾经对在新德里召开的第二届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抱有很大的希望,并对在日内瓦召开的与此有关的联合国食糖会议给予特别的重视。可惜这两次会议的结果都是令人失望的。不过我们仍然希望在不久的将来劳尔·普雷维什博士的热诚和坚韧不拔的精神将最后战胜某些人的不妥协和另一些人无动于衷的态度。

63. 此外,毛里求斯政府还希望联合国的各种机构会继续注意世界人口过剩这个令人头痛的问题。毛里求斯的人口密度是每平方英里一千多人,因此它最知道人口压力怎样使人们喘不过气来。尽管我国政府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来发展国民经济并实行多种经营,尽管我们计划生育的公开政策收到了大有希望的效果,但人口过剩仍然是我国社会和经济进步的残酷无情的敌人。就业不足和失业达到了惊人的程度,我国政府千方百计地控制这种局势的努力一刻也不敢放松。面对着这种暗淡的前景,我们十分珍视来自国际组织和友好国家的援助与合作。我借此机会对联合国各部门,特别是联合国特别基金会公开表示谢意,感

谢他们最近给予我们的帮助和鼓励。在这一方面,我要特别提到两个友好的英联邦国家,即澳大利亚和加拿大,并对他们给予那些愿意迁居到国外的毛里求斯公民以移居便利和热烈欢迎一事表示赞赏和感激;这两个国家这样做就是帮助我们缓和人口问题的严重程度。我们希望能够这样做的其他友好国家也表示同样的富于谅解并支持我们为应付面临的困难境遇所作的努力。

64. 我还想提请联合国注意,目前迫切需要从国际范围来彻底研究青年问题。在这个随时都会被科学技术进步所震动的困难重重的世界上,占世界人口百分之五十四点四的战后一代对影响人类未来的事件决不甘于袖手旁观。这些青年人期望得到一种更加适应今天业已改变的生活条件的教育,从而使他们能够在建设未来世界中充分发挥作用。他们对当前事态表现出的不耐烦,表明他们内心的严重失望,这一点要求我们认真地反省,积极地采取行动。

65. 今天世界上主权国家的数目比二十年前多增多了,因而国际条约和协议也就变得越来越重要了。现在已有一百二十五个国家聚集在联合国里,被一部共同的宪章所约束。如果联合国全体会员国都竭力保证尊重这部宪章的所有原则,那么我们必将走向一个更加美好的世界。这些义务,不管是国际法所规定的,还是各种条约所规定的,我们尊重它,只会提高联合国的信誉和权威。

66. 因此,最后我要郑重地重申我国政府保证在任何情况下永远恪守宪章,永远忠于联合国对于和平与人类的兄弟情谊的崇高理想。我们决心尊重并履行作为一个会员国所应承担的义务,深信兄弟情谊的纽带一定会使全人类团结起来,深信联合国一定会发挥其和解与协调作用,以保护我们的文明的永恒准则,保证人类能够生存下去。

67. 布特弗利卡先生(阿尔及利亚):尽管在大会第二十二届会议上,关于国际问题所进行的各项辩论,其基调是自相矛盾和隔阂误解,本届会议无疑将带有忽视现实和局势紧张的标志。首先,是对宪章的忽视;其次是对一个大国的忽视;最后,是对形势的忽视。

68. 在这个讲坛上提出的一些控诉和反控诉,使我们更加深信,宪章已经越来越成为进行某种颇有问题的较量的武器,而不再是建立一个更美好的世界的文件,而它毕竟是建立一个更美好的世界的唯一文件。

69. 中华人民共和国不在联合国,是一个令人苦恼的事实,而漠视和排斥这个国家的企图,反映出某些人严重地缺乏清醒的头脑,同时也将对世界和平造成最严重的后果。

70. 我刚刚谈到对形势的忽视。人们现在还是宁愿重复一些陈词滥调,而不肯去正视当前的一些问题。在目前这样的气氛中,这些紧张事件当然要成为国际关系中的一个组成部分。这些紧张事件业已导致了一种不平衡,而这种不平衡业已成为国际事务的混乱状态的唯一基础。我们只能希望当前的混乱不至于成为未来局势的前奏,因为我们无时无刻不在担心正义与和平随时都会遭到长期的危害,而正义与和平对于全世界来说,仍然是最美好的希望。目前,联合国似乎既无法控制国际局势,也无法抑止一些强国的胡作非为,这种担心就更加不无理由了。

71. 上届会议的一些特征,与我们在这次辩论过程中概括地看到的一些特征一样,显示出具有某种连续性。当我的同事和朋友曼内斯库先生担任大会主席时,他的杰出的品质同当时那一类性质的问题结合起来了;今天,我们发觉这个发生着深刻变化的世界同马雅文化的高贵形象结合在一起也是颇为谐调的。

72. 我们相信,大会主席一旦病体痊愈,就将以前任大会主席在任职期间所表现出来的那种威信、练达和献身精神来履行他的崇高职务。我们借此机会向他表示衷心的祝贺和良好的祝愿,同时对离任主席表示深切的谢意,感谢他为和平、为国际合作以及为各国之间的友好关系所作出的孜孜不倦的努力。

73. 几年以来,国际形势的恶化已经成了大会所有发言的主题。本届大会对于这样一条规律也不能例外:这条规律以其令人沮丧的顽固性,说明了人类一方面希望和平,希望过美好的生活,而另一方面却无力防止威胁着人类的种种危险,这两者之间存在着一条可怕的鸿沟。然而,尽管各国都同样关心保障和

平,并且都意识到在困扰着全世界的种种危险面前应该紧密团结起来,但各国对国际形势恶化所应负的责任并不是相等的,同时各国对改善这种局势所能发挥的能力也不是相同的。

74. 过去二十年中获得独立的那些国家,发现它们本身成了一个早已包含着不平衡和对峙的种子的世界的一部分,而这种不平衡和对峙状态,危及它们的自由和前途。它们好容易砸开了殖民统治的锁链,正当为组织和发展自己的国家以及为医治长期遭受外来统治所遗留下来的创伤而必须作出努力和牺牲的时候,却受到了一个充满纷争的世界的阻碍;在这样一个世界里,它们依然是许多事件的无可奈何的受害者。

75. 如果不承认今天决定国际关系的原则是“强权即公理”,那是不现实的。人类的前途仍然完全依赖于各个大国,而且仍然是只有各大国决定着并影响着国际局势的发展。显然,各大国负有十分重大的责任。

76. 然而,这种事态决不应该诱使我们放弃谋求解决我们面临的各项问题的责任。当我们各国人民成为武力统治的牺牲品时,我们的共同前途就成为一件生死攸关的大事。近几年来,最时髦的口号是建立大国之间的和平共处。人们把巨大的希望寄托在这种势力均衡上,而在这种势力均衡逐步演变成为一种稳定的和平局面的过程中,有许多人就把这种势力均衡看成一种虽然很脆弱然而却是真正的防止世界大灾难的防护物。

77. 这种形势并没有防止第三世界各国爆发各种各样的冲突,在那里,帝国主义大国公开插手干预。小国的自由继续受到严重的威胁;在非洲、亚洲和拉丁美洲,对于许多国家来说,反对外国支配的斗争成了一种必要的责任。由于和平共处显然仅适用于大国之间的关系,那些小国仍然遭受外来的压力,它们的自由和独立仍然遭到非法的侵害。尽管这些冲突还没有导致使用核武器,然而它们却是对世界和平的最严重的威胁,因为,事实上,真正的国际势力均衡的唯一的保证是各国人民都享有自由。

78. 现在有人表示担心,冷战气氛可能正在卷

土重来。有些人相信，既然他们心目中的和平共处尚未实现，世界就有重返军备竞赛时代的危险，就有发生核战争的危险。尽管这些担心可能是由最近在捷克斯洛伐克发生的事件所引起的，然而对第三世界各国不断进行干预，不能不认为是对国际和平与安全的一种真正的威胁。重新回到冷战确实是在谋求和平的道路上大大地退后了一步；但同样确实的是，在和平共处时期，小国的自由并没有得到保障，而世界局势仍然主要靠大国的意志来决定。

79. 我们只要估量一下在裁军道路上所遇到的重重困难，就可以令人信服地证明这一点。没有人能够否认，建立真正和平的第一步在于真正的裁军，既要裁减核武器，也要裁减常规武器。然而，只要不扩散核武器条约不包括所有核大国在内，只要这项条约让这些大国垄断一种足以奴役人类的武器，那么，人们加给这项条约的种种赞美之词都是不切实际的。我不想贬低这项条约所代表的不可否认的进步性，我愿向那些促成这项条约的孜孜不倦的努力表示敬意，但所有的小国都看得很清楚，这项条约仅仅是把现状固定下来，并不能给各小国以可靠的保障，使它们摆脱其仍然面临的危险。尽管我们曾经不断指出各大国储存核武器的危险性，可是我们不能批准这项条约，因为它承认这种现状，并使我们完全受制于核大国。

80. 因此，过去的一年业已导致国际紧张局势的加剧，导致对各国安全的新威胁，导致对自由的新侵犯。同时在解决多年来遗留的问题方面，也毫无进展可言。当前的结盟体制酷似战争体制。每一个集团都扮演它自己的角色，都起着它自己的作用。然而在第三世界，却存在着某种东西，它完全不同于那种把这些集团之间的相互关系冻结起来的对抗性，它蕴藏着一股健康的活力，可以用来为正义与和平服务。在这个世界上，一个悲剧紧跟着一个悲剧，进一步加剧现有的紧张局势——在越南，在南部非洲，在中东。

81. 在越南，战争仍旧进行着。事情很明显，今天，就一个国家的种种野心来说，对于世界和平危害最大的莫过于这样一种野心：它最终反映出来的仅仅是追求一种狂妄自大的虚荣，追求一种徒有虚名的强大。美利坚合众国硬要用武力把越南人民不可战胜的抵抗压制下去，它又能赢得什么真正的强大之名呢？

如果越南人民成为一项真正的种族灭绝罪行的牺牲者而被全部消灭，这种悲惨的行当又有什么光荣可言呢？完全没有。无论从本身利益来说，从追求的目的来说，从政治哲学来说，侵略都是毫无道理的。可是，尽管使用暴力是毫无道理的，值得担心的是，为了进行这场战争而提出的种种理由已经达到无法阻止这场战争所产生的种种后果的程度。可是，在这场可怕的战争中也罢，在任何其他的战争中也罢，武装冲突决不能实现和平。硬要打赢战争，硬要通过武力统治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自己的对手，决不能保证军事上的成功。

82. 目前，越南问题似乎已经陷在没完没了的巴黎谈判的泥沼之中。我们大家曾经怀着宽慰的心情欢迎巴黎谈判，希望这些谈判能够早日达致全世界期待已久的令人满意的和平解决。然而战争却越演越烈地继续下去，昙花一现的解决前景再一次被推到捉摸不定的未来中去。现在事情已经很清楚，只要侵略越南民主共和国的罪行照旧继续下去，只要美国继续轰炸这个国家，那么，在谋求和平这件事上，就决不会出现任何积极的结果。一个小国为了抵抗外来的侵略而进行自卫，同一个大国在一个不属于自己的国土上进行军事干涉，侵略一个希望自己决定自己的命运的民族，这两个国家对战争所承担的责任，是决不能相提并论的。

83. 对于非洲大陆来说，殖民地统治的时代依然没有成为过去。这片辽阔的世界，在整个十九世纪是欧洲各国的角逐场所，曾经遭受来自各方的殖民主义者的有计划的剥削。它本来相信它的解放时刻已经到来。既然大多数非洲国家恢复了独立，本来应该出现一个崭新的非洲，根据它长久被人否认的自己的道德标准，依靠它独立以前一直被外国垄断资本所掠夺的丰富的天然资源而向前发展。然而这些希望很快就破灭了，因为事实不久就证明，殖民主义仍然在使用武力维持它在非洲的地位。葡萄牙所奉行的政策，不仅是对非洲的极其明目张胆的挑战，也是对整个国际社会的极其明目张胆的挑战。人们不禁要问，象葡萄牙这样一个人力物力很有限的小国，怎能维持一场看来远远超出它的能力之上的战争呢？尽管安全理事会的多次谴责都没有发生什么效力，然而莫桑比克、安哥

拉、几内亚(比绍)人民的抵抗运动最后将战胜葡萄牙的统治。一定要到那个时候,这种早已过时的殖民主义才不会继续存在而国际社会也不会因此而蒙受耻辱,因为殖民主义藐视世界各国希望借以建立一个崭新的国际社会的所有的原则。

84. 尽管大会早已重申,殖民地人民自由行使他们的自决权和独立权是合法的,但是南罗得西亚一直在继续违抗联合国的决定。对此,联合王国无疑应负主要责任,因为正是在该国的鼓动下,安全理事会才拒绝考虑进行军事干涉,决定只实行各项经济上的制裁。现在也许是时候了,应该承认——正象所有的非洲国家所早已承认的——这些制裁是没有效力的,并且应该对伊恩·史密斯政权采取一种强有力的政策,从而更加符合安全理事会对该政权所发出的谴责。尽管这项要求曾经年年都被反复提出,但这一事实丝毫不损于这项要求的合法性。况且,经济上的压力的无效,就更加使得这项要求具有充分的理由。

85. 同样的判决也适用于南非的态度,一则由于它继续实行种族隔离政策,二则由于西南非洲问题。我们不得不承认,联合国对南非的一致谴责是不起作用的。但是有一点是肯定的:对于受压迫的民族来说,起义永远是最好的出路。

86. 谈到非洲另外一部分,企图在尼日利亚搞分裂的活动,业已在全世界引起各种各样的反应。尽管我们对该国居民所遭受的苦难同样从人道观点上表示关切,我们却不能忘记,其根本原因,就是试图搞分裂,因而尼日利亚爆发了内战。作为非洲人,我们对这一问题的人道方面,感受最深,但是这并不能掩盖问题的政治性质,因为,从实质上说,这是严重地破坏了一个非洲国家的统一和它的领土完整。因此非洲统一组织采取了鲜明的立场来反对这一分裂运动。非洲统一组织在这项属于非洲的问题上具有极其重要的利害关系,因此它正在设法寻求一项令人满意的政治解决办法,尽可能减轻居民的苦难;世界上任何地方发生内战,都不可避免地会有这种苦难。我们的态度是同国家统一和领土完整的原则相一致的,而这项原则是亚的斯亚贝巴宪章的一个重要基础。外国在人道援助的幌子下进行干涉,其用心无非是要使危机加深,并在非洲大陆挑起纠纷。我们必须对这种干涉保

持警惕;我们完全了解这种干涉的动机和目的;我们最强烈地谴责这种干涉。某些所谓人道机构的那种值得非难的温情脉脉,往好处说,也是把不满情绪同牺牲受难混为一谈,这种温情脉脉对尼日利亚和非洲所造成的危害,几乎肯定比这场可恨的战争还要多。

87. 如果需要拿出什么证据,证明在当前的国际交往中,侵略已成为一种被人承认的有利可图的工具,我们只消看一看中东发生的事件就够了。在中东,我们所面临的是一种一清二楚的精心策划的侵略。侵略者继续占领着别国的领土,并公然违抗联合国各项决定,把这些领土置于其行政管理之下;侵略者吞并了耶路撒冷全城;侵略者仗恃其新的实力地位,硬要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被它侵略的国家,并且把自己的条件强加于国际社会。

88. 为了试图引起别人的同情,有人最初把以色列描绘成一个被敌人重重包围的弱小而爱好和平的国家,仅仅为了维持自己的生存而不得不进行战争。于是以色列所进行的侵略就被认为是一种预防性的措施,仿佛这就是具有充分的理由似的。而且,由于纳粹主义曾经有计划地消灭犹太人,于是就借助巧妙的宣传手法,利用这项种族灭绝的暴行——我们谴责这项种族灭绝的暴行,因为它在苏联、在波兰以及其他地方也消灭了千百万无辜的人民——作为在巴勒斯坦进行新法西斯冒险的理由。

89. 只要剥去这层感伤的外衣,就可看出局势真相的全貌。从以色列吞并别国领土的行为,从以色列对待国际机构的态度,都可以明显地看出以色列的殖民主义性质。当阿拉伯国家要求谴责这种侵略,要求以色列从它所占领的土地上撤出时,他们的态度是以正义和国际法为根据的。如果国际社会允许目前的局势继续下去,那就会制造一个后果不堪设想的先例。

90. 然而,根本的问题还在于成立以色列这件事本身。我现在不打算详细叙述这件事的历史,但是,无可置疑的是,在巴勒斯坦成立以色列这个决定,违反了巴勒斯坦居民和阿拉伯国家的意志,并使全体巴勒斯坦人民失去了他们的家园。因之就产生了巴勒斯坦难民这一严重问题。尽管联合国出于人道的立场曾经提供了一些救济,但巴勒斯坦难民问题首先

还是一个政治问题。难道可以设想巴勒斯坦人民有一天会放弃他们的合法权利，在既成事实面前屈服吗？难道他们会同意把自己的国家让给各种国籍的外人去占领，而失去自己的国籍吗？以色列并不是成立在没有管辖权、没有所有权的土地上的。因此毫不足怪，会出现一个由各巴勒斯坦组织领导的爱国运动，这个运动完全是一场真正的为解放祖国而进行的斗争。在以色列发动一九六七年六月的侵略战争以前，有很长的一段时期，世界舆论还不知道以色列人镇压巴勒斯坦抵抗运动的种种暴行。只有到了最近，随着抵抗运动的加强，这些暴行才为世人所知。但是在巴勒斯坦，正如在其他地方一样，殖民主义的镇压，不管它如何野蛮，决不可能阻止一场由广泛的人民运动所支持的、以合法权利为根据的斗争。因此，只要巴勒斯坦人民的权利一天受到藐视，以色列问题就一天不能解决。这就是以色列为什么要继续对中东各国人民采取一种十分严重的威胁姿态的原因，因为正是这种内部的不安促使它对各邻国采取侵略态度，助长它的种种扩张主义阴谋。

91. 至于我们，我们将继续相信，不管要作出什么样的牺牲，不管要遭受什么样的暴行的蹂躏，对于任何民族来说，为反对侵略而战，为自由而死，是最值得自豪的事情。现在已经不再存在任何疑问，二十多年来一直成为人类苦难的活化身的巴勒斯坦人民，在他们反对以色列、反对世界舆论中一小部分顽固不化的态度的解放斗争中，总有一天会被人们承认是人类文明的最崇高美德的典型。他们必然要取得的胜利，将再一次证明，那些决心不放弃自己的尊严而生活的民族，那些决心推翻暴力统治和压迫的民族，是不可战胜的。

92. 现在人们一致同意，世界紧张局势的根本原因之一，是各国经济发展水平之间存在着差别。已经有人指出，富国和贫国之间的差距正在急剧地扩大，人类有三分之二生活在贫困之中。那些从前受过殖民统治的国家是不是已经充分理解：它们亟需与殖民地制度——这种制度的基础就是专为占领国的利益剥削殖民地的财富——所遗留下来的不发达状态作斗争？这些国家从它们赢得独立的那个时刻起，就处于劣势地位，可是它们却不得不立即置身于一种专为享

有最优惠特权的国家的利益而安排的国际经济秩序之中。因此，这些年轻的国家的首要的要求之一，就是改革国际经济结构，使之更符合它们的利益。此外，由于它们都不得不与不发达状态作斗争，而它们的财力又极不充足，这就需要最发达的国家在国际合作的范围内予以援助，因此联合国宣布了联合国发展十年方案来支援这种活动。

93. 我们无意贬低联合国在这个领域所作出的种种努力，但我们可以毫不夸张地说，那些工业国家是不肯对战胜不发达状态作出任何真正贡献的。不承担这样的责任，为战胜不发达状态而设立的所有机构的各项决议和建议都不过是一纸空文。因此，第一步必须是消除某些政治性的束缚。比如说，除非大家一致同意有必要保障和尊重各国对自己全部资源的主权，否则，去讨论“对天然资源的永久主权”这项议题就是毫无意义的。先要有把有关自然规律的各项原理付诸实践的愿望，然后陈述和重申这些原理才有用。因此，联合国现在应当关心把它所通过的各项决议付诸实施的问题，我们认为，这是今后第二个十年取得成就的首要条件。

94. 在这方面，令人十分遗憾的是，为了使联合国资本发展基金会起作用而应该表现出来的国际团结一致，已经由于破坏性的怀疑主义而被抛到一边去了。各小国仍然必须依靠自己的资源和自己的决心去从事它们的发展工作。发展中国家必须进一步加强团结，而且必须在国际上还没把“富国”和“穷国”结合起来的情况下，集中使用它们的人力物力，以加强互助。必须从各方面对国际合作这一概念给予新的解释，特别是在国际合作面临危机的今天。必须把世界经济和政治上的不平衡看作是我们目前所遭遇到的种种困难的主要原因。

95. 东欧、西欧以及北美洲走向经济一体化这件事证明，帮助最贫困的地区提高其购买力，是符合各先进国家的利益的。光从这一方面去考虑，其理由已经够充分了。因此，即使各富有国家不愿意把承担各项援助当作一件关系到国际团结的事情来做，它们从本身利益出发，至少也应该愿意把它当作一件有道理、有必要的事情来做。这方面所需要的健全的合作，只能以一种国际契约的概念为基础，这种概念不

允许在交易问题上的这方面或那方面讨价还价，以免在整体上有不平衡的危险。然而，为了有效起见，将这种健全而平等的合作的概念付诸实行，必须不受国际金融机构的相互作用的阻挠；在我们看来，这就意味着各主要贸易国家应该负起额外的责任。那些最不发达的国家应该警惕那些经常使它们成为首批受害者的各种花招。

96. 尽管明显地贯穿着我们刚刚所提到的各项问题的主题是把世界分裂为强国和弱国、富国和穷国的鸿沟，然而，在大会中，每个国家至少享有充分而平等的地位，因为大会的成立原则就是各国之间一律平等。联合国有一个不小的功绩，那就是，它纠正了国际事务中在责任分配上的不平等，不管它纠正得多么不够。我们借此机会正式表示我们对联合国的热爱，因为，尽管它还有一些不完善的地方，而且它所掌握的人力物力也不充分，但它毕竟是防止战争的最后一道防线，是人类维护和平和加强国际团结的最高的希望。不过，必须再一次指出，在联合国显示出它的真正普遍性之前，它是无法有效地尽它的职责的。

97. 在世界组织问题得以正确地解决之前，和平的可能性始终是不稳定的。联合国的前途仍旧直接有赖于亟须解决的结构改革问题，只有实行经得起时间考验的结构改革，才能保证将来在一种新的国际秩序中具有一种稳定的平衡。自从联合国宪章在旧金山签署以来，世界已经经历了影响深远的变化；联合国如果不使自己陷于毫无效率的地位，就必须适应这种新的秩序。由于联合国的根本任务是使公理战胜强权，或者说得确切一些，是使强权为公理服务，因此它决不应该让那种以物质力量为基础的不平等现象长期存在下去。

98. 我们上面所描述的局势，未免难以令人乐观。但是，尽管今天人类受到这么多的威胁，人类却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渴望和平。今天，我们的文明正在达到过去所想象不到的高度，我们有这么多的办法保证人类过幸福的生活，我们怎么能够允许那种追求权势和统治地位的贪欲使许多国家陷于贫困和无知的境地，并且剥夺这些国家不可或缺的自由权呢？如果是那样的话，人类的团结岂不成了一句空话？然而不可否认的是，除非我们能够超越我们的狭隘的国家利

益，保证从事全面而忠实的合作，我们大家都要面临一种捉摸不定的前途的威胁，而我们大家的命运都是与这种前途息息相关的。

99. 每一个出席联合国大会的国家，都具有它自己如何对人类历史作出贡献的想法。在你们承认阿尔及利亚之前，你们早已知道阿尔及利亚是这样一个国家，它赞成许多国家所持有的信念，即相信所有的国家都应该为了共同的利益而拥护国际法。对于我国来说，这个信念已经成为一种不可改变的责任，因此我国始终认为明智必将压倒暴力和仇恨，认为求生的意志必将促使各国和各国领导人堵塞住战争的道路，并且彼此联合起来，改善他们自己的处境并为后代造福。

100. 各种经验教训和各种道德上的责任的结合，可以产生一种实际上可以实现希望。要实现这样一个伟大而艰巨的任务，会出现许多困难，而且会出现一些不可避免的缺点，但我们将象所有为伟大的未来而奋斗的人们一样，充满着信心。无论如何，以上就是我们代表阿尔及利亚人民所要表示的热烈愿望，而这种愿望也是所有热爱和平的人们所共有的。

101. 蒙乔先生(刚果，布拉柴维尔)：首先，我国代表团象先前几位发言人一样，怀着非常愉快的心情谨向阿雷纳莱斯先生表示衷心的祝贺，祝贺他光荣地当选为本届大会主席。这位主席所具有的非凡的智慧、专业才能以及他的高尚的人品都理所当然地受到了充分的赞扬，因此我现在无须再来详细谈论。我们真诚地希望阿雷纳莱斯先生能迅速恢复健康，尽快地担任起主席的职务，因为我们相信他的大公无私的领导将会使我们的辩论在一种必要的平静气氛中进行，说不定甚至可以导致种种符合我们愿望的明智的解决办法。

102. 我们要借此机会向罗马尼亚社会主义共和国外交部长曼内斯库先生表示感谢，感谢他大公无私和卓有成效地主持了第二十二届会议的全部艰巨工作，并熟练地领导了我们的全部活动。

103. 一个新的非洲国家被接纳进入联合国，刚果(布拉柴维尔)政府和人民一向把它看作是一种快乐的源泉。因此我们怀着特别兴奋的心情向斯威士兰政

府以及它的英勇勤劳的人民表示最热烈的祝贺。我们希望并且坚信，尽管斯威士兰在其巩固独立的艰巨过程中还会遇到种种困难，但它仍将对非洲其他国家人民为摧毁腐朽没落的帝国主义的最后可耻堡垒而正在从事的解放斗争作出宝贵的贡献，帝国主义是每日每时给本大陆造成死亡的根源。

104. 我们也很愉快地向赤道几内亚人民和政府表示热烈的祝贺。由于获得独立，这个姐妹国壮大了我们的队伍，与我们共同为反对对我们亲爱的非洲实行各种新旧形式的奴役而殊死战斗。

105. 本届大会，说来可悲，是再一次在一种最持之有故的悲观气氛和一种最可理解的幻灭气氛中开幕的。某些会员国以无比的厚颜无耻和对法律道德的极端蔑视的态度所不断采取的行动，已给这个世界带来了严重的威胁，这次大会也是再一次在这种威胁所造成的恐惧气氛中开幕的。我们的辩论是在联合国处境特别困难的情况下开始的，是在世界暴风雨的乌云不断集结，是在世界上违犯宪章条款、基本人权和公民权利的现象层出不穷、使人越来越感到惊慌的情况下开始的。无疑，一些习惯于期待出现奇迹的人会说我们是过于悲观了。这些人可能制造一些假象来试图掩盖真相，但在我们看来，我们认为这种严重威胁和平的事例在全世界已经多到无法用任何烟幕来掩盖的程度了。在非洲、亚洲、中东，侵略的战火处处在点燃，除非设法用和平方法来解决这些冲突——尽管在谈判中有着种种困难和拖延——否则这些战火将会变得无法控制，从而导致大战。

106. 尽管人力物力有限，刚果(布拉柴维尔)政府决心肩负起民族义务和国际义务的双重重任。在国内，我们的当局致力于整顿国内事务，并对我们的革命机构进行民主改革。在国外，众所周知，我国的目的的一如既往，是在严格尊重我国独立的基础上，同爱好自由和爱好和平的各国人民保持友好合作关系。我国政府正是抱着这种美好的目的，致力于增进与其他非洲国家，特别是中非地区参加赤道关税联盟的姐妹国家之间的相互信任和兄弟般的友好气氛，增进彼此容让、有效的合作以及和平安宁的气氛。殖民主义是本世纪造成贫困和长期愚昧的溃烂脓疮，因此刚果(布拉柴维尔)决心站在其他进步国家一边，毫不心慈手

软地向这种祸害开战，向这种祸害的新形式开战，这些新形式正在我们这些通称为第三世界的国家中到处出现。

107. 由于把自己的非洲特征作为对外政策的基石，刚果(布拉柴维尔)政府从未错过任何机会来强调非洲解放和非洲开发所涉及的问题的重要性。关于这一点，我们相信你们一定能够谅解，因为我们很难摆脱这样一种传统——也可以说这样一种倾向——即首先观察我们本地地区的形势，然后再以同样认真的态度把注意力转到当前世界主要问题上去。我们大陆的形势充满着戏剧性的事件：非洲已经成了各种恶势力死抱住不放的最后堡垒之一，可惜这些恶势力仍然不知道历史是不会开倒车的，而这些恶势力已经不可避免地走上了灭亡的道路。

108. 这些死心蹋地的巫师的徒弟们仍然抱着幻想，特别是在南部非洲，那里整个地区目前还受到大炮的力量、凝固汽油弹的幽灵以及警察使用的最野蛮的罪恶手段所制造的恐怖所压制——总之，他们凭借那种既陈腐又荒谬、处处违反旧金山签订的宪章所规定的基本目标的意识形态，运用一切践踏基本人权的手段来压制整个地区。由史密斯、沃斯特和萨拉查魔鬼联盟所组成的三人集团，藐视一切逻辑，一切道理，一切道德，而且他们的行动还得到至今仍然敢于自称是非洲的朋友的某些西方国家的支持。就这样，这个三人集团心满意足地妄图继续干他们未受惩罚的罪恶勾当。

109. 葡萄牙是至今仍在猖狂压迫非洲的殖民主义堡垒之一，它如果不从它的殖民地安哥拉、莫桑比克和几内亚(比绍)捞取巨额利润，它就简直无法生存下去。它依然顽固不化，藐视联合国所通过的各项决议。这种蛮横无理的满不在乎的态度是不足为奇的，因为，葡萄牙有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盟国在军事上和财政上保证给它撑腰，毫无疑问，该组织以文明和基督教的名义赞同授予葡萄牙这项使命，用葡萄牙外交部长诺格拉先生于一九六八年三月十二日所作的解释来说，这项使命就是：

“葡萄牙在非洲是保护西方国家的利益的。”

110. 因此，葡萄牙在非洲占领的领土，可以被

视为反对非洲人民解放的堡垒。不仅如此，葡萄牙还正在进一步加强它同南非以及罗得西亚种族主义者的联系，以至把它的利益和这两个伙伴密切地结合在一起。我国代表团认为，比勒陀利亚、里斯本和索尔兹伯里的邪恶联盟是对国际和平和安全的一种威胁，同时也是对基本人权和自由的一种否定。我的国家由于和所谓的葡萄牙领土之一有着一段共同边界，因此深知里斯本政权对那些自由战士所使用的残酷肉刑和难以形容的侮辱。这些英勇的非洲子孙的决心和所取得的不断胜利，已向里斯本政府发出了必须刻不容缓地加以注意的严重警告。

111. 在二十世纪中叶，在一个以民主、自由、和平为口号的时代里，只有在南罗得西亚才能找到一种与时代精神背道而驰的局面。联合王国政府所执行的灾难性的政策一直是限于对所谓制裁进行假装的谈判，这是注定要失败的，因为对罗得西亚所采取的任何制裁，不论是选择性的，强迫性的，还是一般性的，只要没有勇气对它的两个著名的贸易伙伴——南非和葡萄牙——也采取同样的制裁，那么这种制裁就只能是一种卷了刃的武器。

112. 这就是为什么我国代表团认为，如果有人指望那些在安全理事会中毕竟还具有决定性影响的西方大国会用有损于它们贸易利益的决议草案来束缚自己的手脚，那就未免太天真了。我们所能得到的只不过是搭乘以猛虎号、无畏号等醒目字眼命名的船只进行一连串游览旅行罢了。我国代表团认为主要责任应由管理国来负，一旦当它利用种种虔敬而又荒谬的借口拒绝使用武力这个平息叛乱的唯一手段时，它所肩负的历史使命就宣告失败了。

113. 纳米比亚问题，在我国代表团看来，似乎是人们坚持要使它变成一个不能解决的问题。的确，就这里通过的许多决议来看，联合国的明显无能是日益暴露了。大会最近刚通过的决议(第2372(XXII)号决议)简直被束之高阁了。有案可稽的挫折是数不胜数的，最近的一个例子就是一九六八年四月间西南非洲管理委员会试图进入纳米比亚的行政首府温得和克，竟然遭到拒绝。

114. 自从大会在一九六六年十月二十七日作出

决定(第2145(XXI)号决议)之后，纳米比亚在理论上就已经是联合国直接管理下的领土，照理应当在一九六八年六月底庆祝纳米比亚实现独立。如果这个庆祝典礼如期举行的话，那么就将为本届大会议程增添光彩，我们也将深感满意了。但是，不幸的是，今天我们仍然要在这里把注意力放在这个被某些大国的阴谋权术弄得不胜其烦而又没完没了的问题上面。

115. 我国政府，象其他许多政府一样，仍然确信，在我们的时代里，殖民主义的冒险事业已经成为叛徒和不负责任的人干的行业了。历史正以越来越多的具体事例证明，殖民地的掠夺必然要失败，其后果往往是难以收拾的。我们这个世纪越来越要求在排除任何不正常的心理状态、从而保证真正的持久和平的合作基础上，尊重人格和尊重各民族之间的共处。

116. 尼日利亚是一个拥有丰富的人力潜力和富饶的天然资源的国家，它使非洲充满了希望；它是一个平衡稳定、热情洋溢和朝气蓬勃的国家，它是非洲大陆的骄傲。但是一场非正义的流血战争，却在一种陈腐的部族主义的荒谬借口下，使得这个国家的子孙们自相残杀，造成了数不胜数的无谓牺牲，给家家户户带来了悲伤。政治商人就是在这种部族主义的掩护下贪婪无厌，到处发出制造不和和分裂的蛊惑人心的叫嚣。他们是我们继续走向完善的大敌，是非洲寻求幸福前程的大敌。我们在谴责这场战争以及这场战争所带来的一系列恐怖和不讲道义的行为的同时，也同样强烈地谴责受国外阴险唆使和鼓励的分裂行为，这种行为的目的是削弱尼日利亚联邦，从而有利于对其东部的丰富矿藏进行掠夺。因此我国代表团全力支持一九六八年九月十五日在阿尔及尔举行的具有历史意义的国家和政府首脑会议所通过的决议，这个决议使尼日利亚联邦共和国的统一有可能受到保护，使其领土完整有可能受到尊重。

117. 非洲问题不应该转移我们对世界其他地区，特别是对亚洲和中东地区的重大问题的注意。越南问题虽然没有列入议程，但在全世界，特别是在本大会，仍然有着重大的影响。美利坚合众国蔑视宪章和道义，蔑视所谓文明国家经常呼吁的基督教的伦理，犯下了侵略罪行。我国代表团认为，这种罪行是对维护世界和平的最大威胁之一。

118. 我国代表团过去说过,今天还要说,只有对越南民主共和国立即无条件地停止轰炸,才是朝向恢复该地区和平迈出的第一步。我国代表团借此机会向英雄的越南人民在反抗美国侵略者的正义斗争中的英勇抗战表示敬意。

119. 在亚洲,另一个紧张的中心是朝鲜。我国代表团在许多场合已经明确地表示,现在再次重申:这块暂时被分裂的领土的重新统一的问题是朝鲜人民的内政,这个问题只能由朝鲜人民自己来解决,不容许任何外来的干涉,即使是联合国的干涉也不例外。因此,我国代表团赞同这样的观点,即联合国韩国统一复兴委员会是朝鲜统一的主要障碍,应当予以解散。与此同时,占领这个国家南部的美国军队和卫星国的雇佣军应当毫不拖延地撤出,以便朝鲜人民能自由地抉择其命运。

120. 刚果在思想上始终是毫无保留地赞成裁军,但必须是全面彻底的裁军。因此刚果准备支持为实现这一目的所作出的任何努力。我国代表团也象其他许多代表团一样认为:尽管在裁军问题上已经取得以不扩散核武器条约为代表的重大进展,但是仍然需要继续作出认真的努力,把用于战争的原子能转变为真正专门为和平服务的力量。

121. 但是,这种裁军只有当中华人民共和国不再受某些国家的排斥时,才是真正而有效的。因此中国必须恢复它的合法权利,必须重新取得其应得的席位。联合国衰弱的原因之一——无疑地也是最大的原因——就是它支持一种虚构的事物。因为在我们看来,现在的问题不是中国是否应当被接纳进入联合国的问题,而是我们必须客观地和明确地回答:究竟谁代表中国和七亿中国人民?难道是被中国人民所唾弃,所蔑视,被中国人民抛到海里去而现在由美国军队人为地加以扶植的蒋介石政权吗?难道不是我们所坚信的伟大中国人民意志的无可争议的产物——北京政府吗?任何诽谤性的攻击和对于中国的动机的诋毁都不能掩盖这样一个事实:中华人民共和国在科学、技术和经济发展等重要方面作出了决定性的、积极的和难以估量的贡献,因此它现在是我们这个世纪的大国之一。

122. 世界的另一个危机焦点是中东,它仍然是国际社会极为关注的一个课题。那里不断发生严重的

事件并随时可能引起战争再度爆发。以色列占领阿拉伯领土,只能导致阿拉伯爱国者的民族主义的激化,结果使我们离开持久和平的前景越来越远。刚果(布拉柴维尔)政府在这个问题上的立场是众所周知的。尽管我们承认以色列国有权存在,我们却无意承认用武力夺取领土的既成事实。我们认为,一九六七年十一月二十二日通过的安全理事会第242(1967)号决议,是谋求在世界那个地区实现公正持久和平的解决办法的唯一真正基础。当然这件事要视争执各方对吴丹秘书长的代表的使命的完成能够作出多大的贡献而定。

123. 最后,请允许我简短地谈谈世界经济形势。事实上,关于这个问题该说的都说了,我无须老调重弹。根据我们所听到的发言,国际合作的价值现在是为世人所公认了。所以我们只想对第一个联合国发展十年期满前两年的形势,即对新德里举行的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第二届会议之后的形势编制一份资产负债表。至少我们可以说,表的借方仍然是充满着我们所不幸遭受的大量挫折。至于贷方,如果我们记住高度工业化的国家答应把它们的生产总值的百分之一转移给发展中国家的诺言,那么所取得的成果也是微乎其微的。事实上,这项诺言至今还是有名无实,大成问题的。与此同时,我们遗憾地注意到,给予第三世界国家的经济援助已呈现下降的趋势;而贸易方面条件又在不断恶化。鉴于这种形势,鉴于没有对此想出任何补救方法,我们不得不承认第一个十年并没有达到它的指标,人们正确地称之为“名利场”的新德里会议并没有认真考虑阿尔及尔宪章<sup>1</sup>所提出的问题。因而我们完全可以设想,第三世界注定只能抱着渺茫的希望来瞻望未来的漫长岁月了。

124. 虽然我们今天不得不认为国际远景十分阴沉——不幸,这种看法是在对世界的政治、经济和精神状态作了客观分析之后才产生的——,但是我们绝对不可以放弃对联合国的希望,我们必须竭尽全力,帮助根除纷争、涣散、惰性、专横以及无价值的利己主义等因素,并努力激起气度豁达的和富有建设性的思想感情。

<sup>1</sup>见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记录,第二届会议,第一卷,报告和附件(联合国出版物,出售品编号:E.68.II.D.14),附件九,第431页。

125. 不论什么地方邀请刚果（布拉柴维尔）参加旨在对举世关心的问题提供任何持久解决希望的对话，刚果（布拉柴维尔）一定应邀参加，这不是为了使自己的观点占上风，而是，由于充分意识到自己的责任和义务，要履行自己的重大保证，努力促进每一个可能的因素，使各国人民互相之间能本着谅解、博爱的豁达精神增进和平和合作。

126. 加兰-杜阿特先生（中非共和国）：主席先生，我想在开始发言的时候，请你转达我们中非共和国代表团最良好的祝愿，祝第二十三届大会主席阿雷纳莱斯先生早日完全恢复健康。很不幸，恰好在我们如此渴望我们的工作获得圆满成功、如此需要借重他对国际问题的丰富经验和他惯常处理这些问题的卓越智慧的时刻，他竟出人意料地抱病卧床了。中非代表团充分理解，联合国的会员国正是因为阿雷纳莱斯先生个人的杰出品质才一致选举这位政治家担任大会的最高职务，并借此通过他本人，向他的美丽而又富有朝气的国家危地马拉表示特别的敬意。

127. 中非代表团欢迎他的当选，同时也欢迎我们其他杰出的同事当选为大会的其他官员。我们衷心祝贺他们并向他们保证我国将给予全面的合作。

128. 我国代表团也以真正高兴的心情和大家一起对阿雷纳莱斯先生的前任，即刚离任的大会主席，表示由衷的敬意；我这里指的是罗马尼亚政治家曼内斯库先生，他的机敏老练和卓越才能给我们留下深刻的印象，正是这些，使我们在特别艰巨困难的一届会议期间，能自始至终地在一种安静、友好的气氛中工作。

129. 最后，我还要以特别高兴的心情对我们的秘书长吴丹先生在执行他的崇高而又吃力不讨好的任务时所表现出来的那种鲜明的政治勇气表示敬意。

130. 请再允许我对他在使用工作语言这一特殊问题上所持的坚定态度，表示我国代表团的真诚谢意。我们已经说过，不单是思想感情，而且更确切地说，是公平合理的精神才使我们以极大的兴趣去密切注意一九六七年十二月十九日关于这项重要问题的第2359B(XXII)号决议的执行情况。我们认为，作为一种更好地相互了解所必需的工具，莫里哀的语言和莎

士比亚的语言应当享有同等的地位；所以我们非常高兴地看到秘书处坚持不懈地、积极努力地来贯彻第2359B(XXII)号决议。

131. 现在我要代表中非政府和我国代表团来履行我最感愉快的职责——向已经参加我们大家庭的各兄弟国家表示欢迎。我们竭诚祝愿它们的人民康乐幸福、繁荣昌盛。

132. 通过创造性的工作——这是人们在新获得的尊严中自己得以提高自己的那种工作——，我们中非共和国正在有秩序地日益加强自己的国内政策——这是确保我国人民的和平与安全的前奏——，从而也在为维护世界和平与安全做出我们的微小贡献。

133. 在中非共和国，我们认为，支配公民之间日常关系的国内和平，应该扩大到国界以外，以巩固各国之间和各族人民之间的不可分割的广泛和平。我们也认为，我国国内各民族之间的平等应该促进世界上所有的人不分贫富一律平等。我们还认为，全体中非人民之间日益增长的兄弟情谊将会导致一幅更加富有人性的天下博爱的景象。总之，我们希望在这个意义上的平等和博爱会促进全世界开展更加密切的合作。这种合作将会在各地结出更加丰硕的果实，并将有助于实践哲学家所说的至理名言：“须与人分忧分难，使人破涕为笑”。

134. 这种象征着对邻人之爱的真理，及其对积极团结所带来的一切，离开了博爱，是不可思议的。因为博爱不可能离开相互谅解、离开和平而独立存在。而和平的先决条件，不论是从什么关系、什么水平来看，都是那种旨在促进远近邻人之间和伙伴之间实现和平共处的全面而持久的平等。我们认为，和平共处意味着每一个国家不介入或干预其他任何国家的内政，并须对其伙伴们，不论其政治、经济、社会结构如何，显示出必要的宽容。

135. 此外，我们认为，被战争分离开来的两个国家，如果所争执的事端会演变成为对国际社会的和平与安全的威胁，只有明确承认联合国有权权威、有权限来审议和处理其争论的当事国，才有资格向联合国提出申诉。

136. 中非共和国政府认为：尽管普遍性当然应

当成为联合国的一个特征,但是在某些情况下,不应当由于过分拘泥于普遍性这一概念而牺牲真正的和平共处政策。这就意味着:我国代表团将首先把必要的注意力,放在决定两个共和国之中究竟哪一个——是在台湾建立的那一个呢,还是首都设在北京的那一个——才是中国人民的合法代表这一重要问题上,其次再把必要的注意力放在同样重要的两个朝鲜问题上。

137. 我国政府认为:联合国不应当牺牲它的道义权威而去坚持普遍性。据我们看来,和平与平等,友爱与国际团结,应该是联合国建立的基础。我们完全信赖联合国,我们接受了联合国宪章,并保证尊重宪章所体现的原则。我们希望联合国将随着时间的推移,能更好地将其创立伊始所昭示的理想变成行动。这种理想定能证明联合国确应继续存在并确有真正的实际效用,即促进世界各国人民之间的和平共处,以便维持国际和平与安全,从而使基于人类博爱的世界合作成为活生生的现实。

138. 毫无疑问,正是为了促进和平,我们之间有些国家才在没有达致全面禁止核武器试验协议之前,就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第 2373 (XXII) 号决议,附件〕上签字,因为有人向我们保证,这份条约的本身就是朝向裁军迈出的决定性的一步。

139. 毫无疑问,也正是为了促进和平,我们才在一年之后,认为批准关于各国探索和使用包括月球和其他天体在内的外层空间的活动原则的条约〔第 2222 (XXI) 号决议,附件〕是适宜的,因为人们告诉我们,这份条约会产生许多有利的成果。

140. 毫无疑问,安全理事会也是为了进一步维持和平,才同样地不时通过各种决议,其中值得注意的是一九六七年十一月二十二日通过的第 242 (1967) 号决议。我们曾希望过全面执行这个决议会在相当时期内缓和某些地区存在的紧张局势,尤其是中东地区的紧张局势,因为那里特别需要对于有关各方说来都是体面的和平。

141. 最后,毫无疑问,大会也是为了促进和平,才以真正的热情宣布一九六八年为国际人权年〔第 2339 (XXII) 号决议〕,这是世界人权宣言的合乎逻辑的当然结果。

142. 因此我们曾经相信,前途将会变得更加光明,冷战将会永远消除,国际秩序最后将会得到改善。但是,不幸得很,读过我们的吴丹秘书长关于目前国际形势不很令人鼓舞的报告〔A/7201 和 Add.1〕之后,我们发现目前的形势完全不是那么一回事。因为如今我们还仍然听到某些理论家宣称并且坚持动态的种族隔离和静态的种族隔离是可以加以区分的。事实上,这两种互相矛盾的理论都是导致同样的不把人当做人看待的种族隔离。更糟的是,我们还在无动于衷地继续忍受某一个会员国蛮横无礼地拒绝不发给联合国前往纳米比亚的入境签证,全世界都知道这个问题的关键掌握在几个大国手中。

143. 此外,我们还在自鸣得意地容忍另一会员国的顽固不化的态度。它被空洞的法律概念引上了邪路,要求把委托它代管的非洲国家看作是它自己的国土的一部分,而我们却以自决的名义庄严地毫不含糊地决定人类必须完全恢复尊严。在这一方面,难道我们还需要提到史密斯政权的臭名昭著的叛乱吗?

144. 最后,过去虽然有人常常劝告我们要避免兄弟残杀的内战,而现在,许多地区却在助长比这更加不人道的战争。特别是在尼日利亚,某些不敢自我招认的财团正在想分裂这个国家,削弱它,破坏它的民族团结。如果没有民族团结,非洲的团结就会变成单纯的空想。

145. 总之,我们看到的是民族之间,国家之间的不断角逐和不断争吵。这些角逐与争吵,很可能有朝一日会给人们带来一幅原子浩劫后死气沉沉的大地的可怕景象,可是全体人类的衷心愿望却是,所有人的全部聪明和心血都应当用于永远消除战争威胁并促进世界的文明。这样就结束我的发言的第一部分。

146. 现在我开始我发言的第二部分。我想提醒大家,中非共和国是一个以农业为主的内陆国。这就是说,我国对不发达的问题不能老是漠不关心。这个问题不光是经济问题;它既是财政问题,也是技术问题;既是政治、社会问题,也是道德问题。在国家一级和国际一级都出现这个问题。要求采取国际联合行动的呼声,特别是要求给予开发方面的援助的呼声不但来自发展中国家,也来自工业化国家的进步舆论

界。正是在这个讲坛上，人们引导我们相信，在联合国第一个发展十年的范围内，召开一次贸易和发展会议就是为了缩短贫富之间不断扩大的差距。

147. 我们是信赖日内瓦最后决议和阿尔及尔宪章的，我们跑到新德里去，不但决心要有力地对工业化国家说，“我们卖给你们量少而价廉，你们卖给我们量多而价昂”，而且还要断然谴责那种不费吹灰之力，发表几条基本原则来平息第三世界的情绪的做法。简单地说，我们去，就是要设法使那些慷慨的原则变成一部有约束力的规章。的确，当时我们这些穷国在新德里面对那些富国，所要做的是谈判，进而最后落实阿尔及尔宪章，这就是说，维护第三世界的发展权利。

148. 通过交换意见，我们业已能够辨别出哪些朋友是真诚的，或者叫做“正面”朋友，哪些朋友是不那么真诚的，或者叫做“反面”朋友。在那些“正面”朋友之中，看到法国和其他一些得天独厚的国家依旧忠于一九六四年在日内瓦签署的保证，真使人感到非常高兴和鼓舞。另一方面，有些国家果然是“反面”朋友，因为他们力求借用空洞的学院式的论据来解释其国内财政的困难，或者想把对无特权国家的财政和技术援助看作是对殖民剥削的正常赔偿，或者是对过去错误的弥补。

149. 当我们想起日内瓦最后决议签字国的功绩时，我们不能不惊讶这么辉煌的决议怎么会落得个烟消云散。我们怎么能不提一九六四年在日内瓦召开的第一届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的重要性呢？这届会议的精神是如此的革命，原则是如此的豁达，我们怎么能不注意到这届会议也许可能为国际合作开创一个新纪元呢？

150. 事实上，我们的“反面”朋友不知道我们当时去新德里时，心中深信这次新德里会议不可能单纯是甘当乞丐者和寻求良心慰藉的施舍者之间的事先安排好的聚会，而是无产者国家的联军为了摧毁极不合理的国际经济制度的顽固堡垒而召开的一次大会。这种制度正在通过使穷国日益贫困的办法，来使富国日益富裕。在绝大多数情况下，这些富国所拥有的特权地位，与其说是由于他们本国的资源和财政力量，倒不如说是由于他们的技术进步和先进工艺。

151. 有一个观察员谈到联合国时这样写道：“那儿是没完没了的发言……”。我们就是这样一个接着一个来到这里谈论裁军、外层空间、维护和平、人权、种族隔离、非殖民化和民族自决以及世界各国人民在经济和社会发展上的国际合作等等问题。我们大家一直把注意力集中在我们自认为是为了我们大家的共同重大利益而采取的基本政治行动上面。但是不幸的是，当我们一回顾这一系列建议或决定时，我们就发现它们并不是全部真正付诸实施了。我们怀着痛苦的心情，心照不宣地承认：联合国肯定不但是一个“没完没了的发言”的场所，同时也是一个“决而不行……”的场所。这样，我们在思想上就还没有完全消除敌意，更不用说在我们的感情上了。

152. 就政治形势发展而论，不管是全面彻底裁军问题，是改善国际秩序问题，还是民族自决问题，我们都不能不认为，这里拖延，那里拖延，势必不断促使紧张中心的形成和持续。我们认为这主要应归咎于那些作为世界和平与安全的法定保护人的会员国。在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广阔领域里，许多富有国家不但不帮助“二十世纪最贫困的无产者解决吃饭、住房、生活、衣着和教育等问题”，反而把一大堆毫无下文的慷慨宣言塞给我们。当第一个“发展十年”即将结束之际，我们权衡得失，结果得到的只是失望与痛苦，这样，我们怎能抱着过分的乐观态度来展望未来呢？把上述种种政治经济合作领域里的矛盾加在一起，就证明了拉布律耶所说的话是对的：

“现今世界上的大人物给你许下一些空洞的诺言是如此地不费分文，而他们的地位又使他们认为自己的漂亮诺言是如此地没有必要兑现，以至于在他们看来，没有对你许下更加过分的诺言，已经算是他们的谦逊了。”

153. 无论如何，令人不安的是，正如中非共和国外交部长曾经注意到那样，“联合国已瘫痪了”。一九六七年五月，他在谈及联合国时说联合国：

“……一定要下决心做一点事……不然的话，全世界将不明白为什么联合国会不理解和不做它所应当理解和应当做的事情。我们应当理解的是理性的呼声。我们应当做的是理性决定要做的事。

说服我们的心灵去寻求理性是困难的，但并不是办不到的。”〔第一五一三次会议，第132段。〕

154. 顾名思义，联合国并不是仅仅由大国组成的，虽然有人确认为它是一个受大国指挥的机构，认为它仅仅是一个相互沟通意见的象征，而实际上则有利于大国掩盖其真正意图。我国代表团认为，大而强的国家的行动与小而弱的国家的行动结合起来，仍然能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并且能使我们大家确保联合国历久不衰，特别是因为，我们所感到失望的那些事表明，对联合国所面临的未来仍然抱有希望和信心。换句话说，联合国能否长期存在下去，取决于它每天对人类和国际良知的所作所为。

155. 各国人民也许从来不曾象今天这样迫切需要“给善良的人们以和平”这句佳音所带给他们的希望。联合国成立已经二十三年了。由于普遍性的原则，联合国今天已有一百二十五个会员国，它们不论大小，强弱，贫富，都决心使联合国成为一个维护世界和平的有力工具，成为一个促进在严格尊重每一个会员国主权基础上的相互合作的有力工具。昨天，十月二十四日，联合国举行集会——就象今天继续集会一样——庆祝成立二十三周年，不仅为其获得众多的支持者（我们就是它的支持者）而欢欣鼓舞，同时也显示其长期存在下去以便完成创始国所付托与它的崇高使命的抱负。

156. 所有的组织都象人类经营的事业，一样地成立和发展。这就是为什么联合国似乎对自己存在的每一天都既担心又庆幸。毫无疑问，联合国正是为了要对自己能日复一日地继续存在下去表示惊喜交集，才乐于庆祝自己的生日。值此节日，飘扬在这座摩天大楼上从而装饰我们这座大厦的旗帜不只增添了欢乐的景象，同时也象征着有如重生的希望，因为联合国也象人一样，为了活下去，需要每一天都给它带来新的希望。昨天，所有的会员国就是这样感到他们的心象一颗心一样在跳动，不过不是伴着好战的军乐声，而是伴着缓慢的优美旋律。是的，昨天我们所歌颂的是一种无法实现的幸福，是一种我们无法捉住的欢乐；但是，我们也还是在歌颂人生的幸福和欢乐，而且我们正在为此而拼命地奋斗，最终我们必将获得这种幸福和欢乐。

157. 我觉得，昨天在联合国成立二十三周年之际，柴柯夫斯基的音乐能使我们大家不只是一个疲惫，迟钝和始终冷漠的世界里，同时也是在另一个充满对善良的人们的希望和信心的世界里彼此欢聚交谈。这些善良的人们为了要生活下去，为了要按照由国际友爱所培育的人类相互依存的精神来行事，迫切需要使人们和解和重新团结的和平。联合国昨天在欢唱自己对未来的希望与信心，让我们祝愿它在思想上和感情上都能够消除敌意，以便有助于建设一个适于居住的世界，这个世界必将日趋完善，因为它将是全世界各国人民都能享受到稳定和平与同等幸福的世界。

158. **主席：**一般性辩论到此结束。有两位代表要求行使答辩权。先请葡萄牙代表发言。

159. **布尼法西奥·德米兰达先生（葡萄牙）：**首先，我要向我们的主席表示我国代表团热烈的祝贺，祝贺他当选为本届大会主席，并祝愿他早日完全恢复健康。

160. 我也要利用这个机会向首次参加大会的斯威士兰代表团表示我国代表团的最热烈的祝贺。斯威士兰和葡萄牙一向是和睦相处的友好邻邦，因而，几乎没有必要再向斯威士兰代表团保证，我们一定满怀最友好的情谊和合作精神与它相处共事。

161. 我到这个讲坛来是为了行使我们的答辩权。我国代表团一直密切注意地倾听在这即将结束的一般性辩论过程中的发言。有几个发言人提及我国对非洲的政策时，往往不是抱着公正和尊重事实的态度。这些发言没有新的内容，因此我不想占用大会的时间在这里重复我们过去在全体会议上以及在联合国其他机构里多次说过的话。我们的论据是有案可查的，我们对矛头指向我们的种种责难所进行的驳斥也是有案可查的，因此如果有人要想对我们的立场进行公正的研究的话，那是可以毫不费力地找到有关阐述我们的立场的明确发言的。

162. 我只须补充一点，我们对那些诋毁我们的谰言仍然无动于衷。因为它们并不符合事实。另一方面，葡萄牙的言行真相绝非世人所不知。不同国籍的

严肃认真、独立不羁的观察家大有人在，他们已经提供或者正在提供证据，揭穿那些诋毁我们的政策和行动的无中生有的谰言。这就是为什么这些谰言没有收到炮制者预期的效果的原因。

163. 葡萄牙的言行真相已经冲破或正在冲破纯属虚构的蓄意宣传所散布的重重烟雾而大白于世，今天世人并不是要在了解真相和不了解真相之间进行抉择，而是要在已经由公正的见证人所证实的事实和纯属虚构的宣传之间进行抉择。

164. 难道还有什么比指控葡萄牙为种族主义来得更加荒谬吗？然而，甚至在这次一般性辩论过程中，有些代表团就从这个讲坛上提出了这种指控。

165. 难道还有什么比诋毁葡萄牙实行暴政更加不符合真相的吗？这种诋毁是完全歪曲现实。保护全体居民的生命财产是任何一个名符其实的政府的权利和基本义务，如果把我们保护全体居民的生命和财产以及葡萄牙政府目前为迅速而全面地改善全体居民的生活条件所作出的努力叫做暴政的话，那就必须承认，这个词汇对联合国某些代表团来说是具有特别的含义的，否则就必须承认，这里的辩论是在一种真空状态下进行的。

166. 在这种情况下，要指望葡萄牙接受上述诋毁，并按照基于这些诋毁而作出的种种结论去改变自己的态度，岂不是等于指望葡萄牙听命于神话吗？神话并不因为一些人乃至多数人多么认为它是一种现实就成为现实。

167. 基于这些诋毁葡萄牙的谰言的一般性，我作出上述一般性的答复。但是对于一两项目具体的诋毁，我必须作出具体的回答。

168. 在本届大会第一六八八次全体会议上，几内亚共和国代表谈到，葡萄牙目前正扣留着一架几内亚的飞机和全体机务人员。但是几内亚代表没有谈出这个问题的全部事实。为了弄清事情的前前后后，如果主席允许的话，我想宣读一九六八年三月二十八日葡萄牙国防部、外交部和海外部所发表的联合公报。公报原文如下：

“1. 本月二十六日〔即一九六八年三月二十六日〕十时四十分，有一架俄国制的双引擎飞机可能由于技术上的原因，在葡萄牙几内亚省福摩萨村着陆。飞机上漆有几内亚共和国的注册标记和该国国旗，载有六名乘客和两名机务人员。他们被带到比绍审问，审问证实这六名乘客全是马里国民，是出席塞内加尔河沿岸国家会议的马里共和国代表团成员，同时还证实这两名机务人员是几内亚共和国国民。

“2. 马里共和国代表团已经获准继续前往目的地，并获得为此目的所提供的必要便利。

“3. 有几个以几内亚共和国为基地的恐怖集团，在不同的场合，在葡萄牙几内亚省的领土上绑架了五名葡萄牙军事人员，其中有空军军士安东尼奥·德索萨·洛巴托，并把他们带往几内亚共和国。在那里，他们的处境只能被认为是一种监禁。科纳克里政府就是这样同意在它自己的领土上让外国人僭越主权和行使主权，甚至支持这一罪行。而另一方面，科纳克里政府对所有国际慈善机构要求释放葡萄牙军事人员的多次呼吁却一直无动于衷。因此几内亚共和国政府是造成这一局势的参与者，应对由此造成的局势负完全责任。

“4. 在这种情况下，葡萄牙政府下令扣留上述飞机和它的机务人员，并宣布只有当五名葡萄牙军事人员得到释放后，才能放回这架飞机和机务人员。”

上面引文较长，我谨向大会表示歉意，但是为了记录准确起见，我不得不宣读原文。

169. 下面，我要再谈另一个问题。在本届大会第一六九二次全体会议上，尼日利亚代表声称葡萄牙领土圣多美一直被用来援助比夫拉。关于这一点，我国代表团想作这样的说明：葡萄牙一贯遵守过境自由的原则，在它的全部领土上，过境运输都是畅通无阻的。因此葡萄牙允许假道圣多美岛运送医药和其他救济物资前往比夫拉，这些物资是由慈善社、红十字会、世界基督教协进会等有名望的国际组织所提供的。也有由美国、意大利、法国、德国、斯堪的纳维亚国

家和其他国家的团体组织所提供的。比夫拉已经得到一些非洲国家的承认，这些国家当然不会不赞成让国际援助物资运往该地。不管怎么样，葡萄牙不能对这样的援助承担什么责任。

170. 主席：现在请菲律宾代表行使答辩权。

171. 托伦蒂诺先生(菲律宾)：为了行使答辩权，我恳请大会原谅我在一般性辩论最后一天这么晚的时刻，再次代表我国政府作一次发言。

172. 今年十月十五日和十六日〔第一六九六和一六九八次会议〕，马来西亚代表向大会分别作了两次关于菲律宾对沙巴的主权要求的发言，他妄加揣测地使用押头韵的形式把这种要求描绘成“虚幻、虚妄和虚构”的混合物。菲律宾在行使答辩权时，要求申明：第一，菲律宾的主权要求是基于历史事实和有效文件，英国政府、西班牙政府和美国政府都已证明确有这些文件。第二，马来西亚代表的某些说法是没有事实根据的。

173. 马来西亚代表说菲律宾不肯“正视事实”。但是支持我们的主权要求的声明却是由一系列密切相关的事实所组成的。这些事实是什么呢？第一，马来西亚对沙巴的主权要求是根据联合王国对该领土的权利——这种权利并不是一个统治者的权利，而仅仅是一个承租者的权利。第二，联合王国对该领土的所谓主权又是根据英国北婆罗洲公司的权利——这种权利也不是一个统治者的权利，而仅仅是一个承租者的权利。第三，英国北婆罗洲公司的权利又是根据奥弗贝克和登特两位先生的权利——这种权利也不是一个统治者的权利，而仅仅是一个承租者的权利。

174. 我们掌握着大量的书面证据来证实上述事实。例如，我们有好几卷英国政府早在一八八二年就编纂的文件。<sup>2</sup>伦敦大英博物馆证实这些文件是确实存在的。

175. 我们有西班牙政府——还有马德里国家档案局和塞维利亚印度群岛总档案局——同意我们使用

的一些文件，而且我们还承蒙西班牙政府发给有关这些文件的确实存在的证件。

176. 我们从美国档案局和国务院档案室获得了一些文件，并由美国政府证实这些文件是确实存在的。

177. 下面是若干英国编纂的文件，这些文件可以证实菲律宾的立场，即一八七八年一月二十二日苏禄苏丹与奥弗贝克和登特两位先生签订的协议是一种租借协议。

(1) 西班牙政府在一八七九年十一月五日提出过一份关于奥弗贝克和登特两位先生在山打根活动的备忘录。<sup>3</sup>在这个备忘录开头部分不远，我们就看到“山打根租借契约”一语；接着我们又看到“属于苏丹管辖的土地”已给予奥弗贝克和艾尔弗雷德·登特两位先生“经管”；然后我们看到“租借”一词，“租借山打根”一语也出现过；接着是“租借契约”；接着又一次看到“租借”一词。再往下一点，出现“租金”一词，接着又是“租借契约”，再下去又是“租借契约”。

(2) 苏禄苏丹一八七八年七月四日给菲律宾群岛最高指挥官的信，<sup>4</sup>在信中，苏丹谈到“租金”为五千元马来亚币。

(3) 苏禄苏丹一八七八年七月二十二日给苏禄总督的另一封信，<sup>5</sup>在这封信里苏丹谈到他要求“废除山打根租借契约”。同一封信重复了“租借契约”一语。

(4) 苏禄苏丹一八七八年七月二十二日给菲律宾群岛最高指挥官的另一封信，<sup>6</sup>在这封信里苏丹谈到他要求“废除山打根租借契约”。在同一封信里，又一次提到“租借”一词。

(5) 苏禄总督一八七八年七月二十四日给奥弗贝克男爵的信，<sup>7</sup>信中谈到一项“租借契约”。

178. 马来西亚代表在这里讲的一些话是没有根据的，是错误的。

<sup>3</sup>同上，第一部分——关于西班牙提出要求的信件，C.3108，第一七四号，第170-175页。

<sup>4</sup>同上，第176页。

<sup>5</sup>同上，第176和177页。

<sup>6</sup>同上，第178页。

<sup>7</sup>同上。

<sup>2</sup>关于苏禄和婆罗洲事务的文件以及关于颁给“英国北婆罗洲公司”的公司特许状文件，第一部分——关于西班牙提出要求的信件，C.3108和第二部分——关于荷兰提出要求的信件，C.3109（伦敦，哈里森父子公司，一八八二年版）。

179. 首先, 马来西亚代表说, 英国政府没有承认一八七八年一月二十二日协议是北婆罗洲争端中需要考虑的一个因素。然而, 一九六三年在伦敦举行的菲英会谈中, 英国代表团的彼得·托马斯先生发表了一个维护英国在这场争论中的立场的长篇声明。其中谈到:

“不宜孤立地看待一八七八年的协议: 它只不过是一个因素, 但还有许多其他极其重要的因素, 其中包括悠久的占领历史及随之而来的行政管理。”

180. 其次, 马来西亚代表声称:

“甚至在一九六三年一月以前, 尽管菲律宾政府已清楚明确地表示了它的要求的性质, 但当时它似乎从没有想到要把此事提交国际法院, 而现在它却坚持说这是它可以采取的唯一途径; 并且说菲律宾政府本身和英国政府均已承认了国际法院的强制管辖权。”〔第一六九八次会议, 第228段。〕

181. 这话不是事实。在一九六三年伦敦会谈的第八次部长级会议上, 菲律宾代表团向英国代表团建议把北婆罗洲争端提交国际法院裁决时, 英国代表团拒不同意菲律宾这项建议。

182. 至于国际法院的强制管辖权, 英国当时承认这种管辖权是充满条件和保留的, 事实上无异于否定强制管辖权。除此之外, 当时包括沙巴在内的马来西亚联邦的建立已迫在眉睫。这时候还把这个争端提交国际法院, 那就等于向该法院提交一个不切实际的案件, 因为沙巴将不再在联合王国管辖之下了。

183. 第三, 马来西亚代表说, 菲律宾宪法第一条提及“……一九三〇年一月二日美国 and 英国之间缔结的条约”〔第一六九八次会议, 第260段〕, 因为那天美国和英国在华盛顿签订的边界协定把北婆罗洲说成是“英国保护下的北婆罗洲自治邦”。他认为, 作为美国的继承者, 菲律宾应受该声明的约束。

184. 我却认为马来西亚代表是误解了事实和法律。该协定只提到北婆罗洲是“英国保护”下的领土, 而没有提到它是“英国主权”管辖下的领土。在国际法

中, 这是两个不同的概念, 关于这一点, 我无须多费唇舌。

185. 况且, 美国在协定中的声明并不能用来约束苏禄苏丹或作为苏丹继承者的菲律宾, 因为苏丹并不是缔约的一方。不错, 菲律宾是从美国继承了菲律宾群岛的领土, 这种关系并不适用于沙巴或北婆罗洲, 因为后者是由苏禄苏丹转让给菲律宾共和国的。因此, 就沙巴而论, 我们只受苏丹行为的约束而不受美国行为的约束。

186. 我们承诺遵守自决原则。但马来西亚代表认为, 不管我们对沙巴的要求的是非曲直, 该要求已在一九六二年为科博德委员会的调查结果所否定, 并在一九六三年为联合国秘书处的调查结果所否定。

187. 然而科博德委员会在报告中声称, 在北婆罗洲的辽阔土地上, 处处都走到是不可能的。该委员会说:

“在估量北婆罗洲和沙捞越人民的意见时, 我们只能获得近似值。我们不想保证这种意见将来不会往这个方向或那个方向转变。”<sup>8</sup>

科博德的报告还表示这样一种看法:

“……常常有成群结队的人来到我们面前夸大其词地虚报他们拥有的支持者的数目, 其夸张虚报有时达到了离奇的程度。”<sup>9</sup>

188. 科博德委员会的忧虑终于被以后的事件所证实。一九六三年马来西亚联邦成立前夕, 文莱不顾英国的愿望和马来人的希望, 决定不参加联邦。一九六五年新加坡退出了联邦。这样, 原来意想中的五个联邦成员国, 在仅仅两年多的时间内, 就有两个拒不参加或中途拆伙。在这些事实面前, 马来西亚代表最好能象科博德委员会那样, 谦虚和坦率一点, 在谈到该联邦所剩下的其他成员国的意见时, 他最好还是说: “我们不想保证这种意见将来会不会往这个方向或那个方向转变。”<sup>10</sup>

<sup>8</sup>北婆罗洲和沙捞越调查委员会的报告, 一九六二年, 伦敦, 皇家文书局, 英皇敕颁文件第1794号, 第143段。

<sup>9</sup>同上, 第142段。

<sup>10</sup>同上, 第143段。

189. 一九六三年七月三十一日由菲律宾总统、马来西亚总理和印度尼西亚共和国总统共同签订的马尼拉协定，规定请联合国秘书处进行一次调查。在一九六三年十月八日大会第十八届会议〔第一二三三次会议〕上，我国当时的外交部长，也就是我国现任常驻联合国代表萨尔瓦多·P.洛佩斯先生申述种种理由，明确地表示菲律宾对所谓的调查结果保留自己的立场。

190. 是的，我们同意调查，我们甚至考虑到调查的结果可能会有利于把沙巴包括在马来西亚联邦之内。但是，我们决不同意用这样一种调查来抵制或抹煞我们的主权要求。让我重复一下马尼拉协定第12段用清晰明确和毫不含糊的措辞所作出的规定：

“菲律宾明确表示，它对把北婆罗洲包括在马来西亚联邦之内的立场，应视菲律宾对北婆罗洲的要求的最后结果如何而定。”<sup>11</sup>

这段措辞是十分清楚的。而马来西亚和印度尼西亚对菲律宾所持的立场又表示什么态度呢？马尼拉协定继续写道：

“部长们注意到菲律宾的主权要求，注意到菲律宾有权根据国际法与和平解决争端的原则继续谋求此项要求的实现。”<sup>12</sup>

191. 菲律宾、马来西亚和印度尼西亚三国政府之间达成的这一谅解，在一九六三年八月五日联合声明中得到重申，其中有关部分如下：

“三国政府首脑注意到马尼拉协定第12段所规定的关于马来西亚联邦成立之后菲律宾对沙巴（北婆罗洲）的主权要求所持的立场，即马来西亚联邦把沙巴（北婆罗洲）包括在内既不妨碍这种要求也不妨碍根据这种要求而来的任何权利。”<sup>13</sup>

192. 换句话说，即使联合国秘书长遵照所谓的调查作出有利于把沙巴包括在马来西亚联邦之内的结论，菲律宾也决不同意放弃对该领土的要求。菲律宾

在马尼拉协定中实际上同意的是，如果调查得出有利的结论时，菲律宾将不妨碍马来西亚联邦的成立。然而，菲律宾明确地坚持一点，沙巴是否包括在联邦之内，应视菲律宾对北婆罗洲的要求的最后结果如何而定，并且坚持，把沙巴包括在联邦之内，并不妨碍菲律宾继续谋求实现其要求的权利。马来西亚曾明白表示注意到这些条件，而且承认了这些条件。

193. 但是马来西亚代表声称，在秘书长宣布关于所谓联合国调查结论的前夕，萨尔瓦多·P.洛佩斯先生曾说：

“由于菲律宾一贯支持自决原则，如果联合国调查结果表明北婆罗洲人要求加入马来西亚，那么菲律宾所提出的主权要求就只好放弃”〔见第一六九八次会议，第239段〕。

在正式记录里查不到我国当时的外交部长，萨尔瓦多·P.洛佩斯先生曾说过这样的话。

194. 相反，下列情况和事件将无可争辩地证明，菲律宾决不想在一九六三年九月十六日马来西亚联邦宣布成立之后放弃它的要求，而且将无可争辩地进一步证明，马来西亚联邦本身曾正式承认该项要求是继续存在的。

195. 第一，一九六四年二月十二日，即马来西亚诞生之后五个月，菲律宾总统和马来西亚总理在金边达成了一项谅解。总理发表的新闻公报反映了这项谅解，即应尽快讨论解决争端的最好途径，不排除提交国际法院的可能性。

196. 第二，一九六四年八月，即马来西亚诞生之后十一个月，两国政府互换备忘录，同意各派代表在曼谷会晤，以便澄清菲律宾的主权要求并讨论解决的办法。

197. 第三，一九六六年二月七日，即马来西亚诞生两年多之后，马来西亚政府在一份外交照会中载明：“它决不背离一九六三年七月三十一日的马尼拉协定和所附的联合声明，并重申它保证遵守这些协议，特别是马尼拉协定第12段和联合声明第8段”。这两段我都已经引用过了。在同一天，即一九六六年二月七日，菲律宾政府建议“两国政府应尽快达致一项双方都可以接受的解决办法”。

<sup>11</sup>联合国：条约汇编，第五五〇卷（一九六五年），第8029号，第348页。

<sup>12</sup>同上。

<sup>13</sup>同上，第358页。

198. 第四，一九六六年六月三日，即马来西亚诞生将近三年之后，两国政府发表联合公报，同意遵守马尼拉协定及其所附的联合声明，并认为有必要一起坐下来澄清菲律宾的主权要求和讨论解决这项要求的最好办法。

199. 第五，一九六七年八月七日和八日，即马来西亚诞生将近四年之后，两国政府在曼谷达成一项口头谅解，同意根据一九六六年六月三日的联合公报举行会谈，先举行普通官员级的会谈，然后举行更高一级的会谈。

200. 第六，一九六八年一月十二日，即马来西亚诞生四年多之后，两国政府发表联合公报，同意根据以前就菲律宾对沙巴的要求所达成的谅解，尽快举行普通官员级会谈。

201. 第七，一九六八年四月和五月，即马来西亚诞生四年半之后，两国政府互换外交照会，同意举行普通官员级会谈，以便澄清菲律宾的要求并讨论解决这项要求的最好办法。

202. 最后，一九六八年七月八日，在曼谷会谈中，以下述方式达致了一项关于讨论解决办法的协议。菲律宾以书面方式提出下面的问题：“对所作的澄清是否充分，你们有自己单方面的估价，撇开这种估价不谈，你们是否愿意在这次曼谷会议上同我们讨论如何解决我们所提出的要求？”马来西亚代表团作了书面的回答。答复是“愿意”。

203. 以上各点都是在所谓联合国调查之后和宣布成立包括沙巴在内的马来西亚联邦之后发生的，在这些行动中，马来西亚已承认菲律宾有过这种要求和解决这种要求的必要性。这几件事证明，不仅菲律宾，而且马来西亚也认为，该项要求及谋求其实现的权利，并不会因为所谓调查和把沙巴包括进联邦而消失或放弃。

204. 这几件事都不是菲律宾的单方面的行动。它们是菲律宾和马来西亚在四年多的时间里，即在一九六四年二月十二日至一九六八年七月八日之间共同采取的行动。这些行动证明了什么呢？它们证明马来西亚代表声称该项要求只是在政治压力下靠“人工呼吸”来维持生命这一说法的虚伪性。不，正因为马来

西亚本身一再保证要维持其生命，所以该项要求在举行所谓调查和沙巴并入马来西亚联邦之后，才会继续生存下去。

205. 为什么马来西亚要对自己从一九六四年直至今年七月郑重其事地不断重中的一个正式承诺，突然决定要翻案呢？我们冒昧来解释一下吧！今年七月在曼谷会谈时，马来西亚开始明白，菲律宾是有理由而且是有充分的理由可为自己辩护的，因此它就决定，与其牺牲沙巴，倒不如牺牲国家的声誉。马来西亚现在是在明目张胆地背弃自己庄严的诺言，而且无耻地把自决原则当作一种方便的、骗人的外衣来使用，以掩盖其背信弃义的丑恶嘴脸。马来西亚代表在十月十六日发言中说：

“我断言，菲律宾对沙巴的要求在事实上和在法律上都是不存在的，站不住脚的，因而正如我昨天所说的，是虚幻、虚妄和虚构的混合物。”

〔第一六九八次会议，第 262 段。〕

马来西亚用这些话把自己今天的真面目暴露无遗了。马来西亚用不以为耻的放肆和狂妄态度，把自己打扮成既是诉讼当事人，又是法官。更恶劣的是，作为法官，马来西亚不但已经把案子判成自己胜诉和菲律宾败诉，而且还宣判我们的要求是不应受理的。这种骄傲自大简直达到无以复加的程度。

206. 然而，我认为马来西亚的狂妄表现与其说是出于自信或确信，倒不如说是出于怀疑和恐惧。道理很明显，既然马来西亚认为我们的要求没有什么根据，那么它就该更加乐意地赞同和我们一起上国际法院。国际法院毕竟有种种既定程序来甄别提交给它的争端，因而可以不费吹灰之力毫不客气地把“虚幻、虚妄和虚构的混合物”一类的案子加以否决。

207. 马来西亚至今仍然拒绝接受国际法院的强制管辖权，这确实是一件关系重大的事情。反之，菲律宾却在承认联合国宪章和国际法院规约的当天，就接受了国际法院的强制管辖权。我们是准备服从国际法院的权限和权力的。因为我们知道法律和正义在我们这一边，所以我们什么也不怕。争执既然已经产生，我们就要求得到解决。

208. 菲律宾已经澄清了它的主权要求。马来西

亚代表在这里所作的发言，其本身就足以证明菲律宾的要求是再明确不过了。但是，马来西亚现在不讨论该项要求的解决办法，而是单方面地摆出一副法官的架子，宣判菲律宾的要求在事实上和法律上都是不存在的，站不住脚的。它冒称自己拥有宣判菲律宾的要求的权力，摆出一副既是法官、又是诉讼当事人的荒谬可笑的态度。

209. 对有关沙巴主权的要求作出澄清，其用意不是要授权马来西亚宣判这一要求的是非曲直，只是为了使马来西亚在一旦争端按照双方可能同意的办法来解决时满足这种要求。

210. 我们决没有打算把马来西亚首先承认菲律宾的要求是站得住脚的这一点作为商谈解决办法的先决条件。同时也不可能作这种打算，因为那将是一个无法实现的条件。不消说，也没有神志正常的人会指望马来西亚能自动承认菲律宾的主权要求是有充分根据的。

211. 我国外交部长今年十月十五日〔第一六九六次会议〕的发言和马来西亚代表次日〔第一六九八次会议〕的答辩说明沙巴争执是双方争论的焦点。

212. 菲律宾是根据苏禄苏丹所签署的一项割让契约来要求主权的，它对马来西亚的所有权表示异议。理由是：苏禄苏丹原先给予奥弗贝克和登特，后来依次转让给英国北婆罗洲公司、英国政府和现在的马来西亚手中的权利，并不是一种割让，而只是一种租借。

213. 另一方面，马来西亚攻击菲律宾的主权要求缺乏充分的和合法的根据。马来西亚自从一九六三年九月十六日开始就接管联合王国在沙巴这个邦的权利和义务。在权益上，它用持续的占领，行政管理和行使主权等事实来证明它的前任联合王国对沙巴享有所有权。

214. 这样，双方争论的问题很明显是一项法律问题。通过司法途径来解决，这是联合国宪章规定的办法之一，也是菲律宾和马来西亚双方签订并反复引用过的马尼拉协定第12段所考虑到的。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吁请马来西亚同意把这件法律争端提交国际法

院，因为国际法院显然是裁决国与国之间的法律问题的最适宜的机构。

215. 马来西亚代表提到最近经菲律宾国会批准并由总统签署的一项新法令，这项新法令对我国领海基线的专门性的说明方面的某些印刷错误作了更正。他拒绝接受我国外交部长作出的保证，即这项法令现在和过去都无意“吞并”沙巴。

216. 我恰好是该法令草拟人；我在菲律宾参议院议席上提议通过这一法令，并且当时我是负责该法令最后定稿的参议院协商委员会的主席，因此我敢讨论这个问题我是享有一定程度的权威的。

217. 马来西亚代表正确地援引了这项法令的第二条，全文如下：

“本法令对菲律宾群岛领海基线所作的规定，并不妨碍位于北婆罗洲由菲律宾获得其管辖权和主权的沙巴领土周围领海基线的划定。”〔第一六九六次会议，第50段。〕

原来的议案，在“划定”之前，有“将来”字样，即原文为“将来划定”，但最后通过的文本则删去“将来”字样。因而马来西亚代表拒绝接受我们这种解释，即该法令已充分考虑到在将来进行一次划定。他断言该议案已把沙巴变成“菲律宾共和国的一部分，尽管这只是在纸上而已。”马来西亚这种反应使我想起这样的人，他私自侵入别人的房子，一听到声响就胆战心惊，以为是主人回来了。“将来”一词被删掉，是因为考虑到这个词是不必要的，是多余的。在这项对菲律宾群岛领海基线的专门性的说明给予解释和更正的法令通过之后，任何的其他划定都必定是将来的事，所以不必要再用“将来”一词来形容它。

218. 我再强调一次，这项新法令“即使在纸上”也没有把沙巴领土划入菲律宾国界之内，也不打算用来作为菲律宾的主权要求的法律根据，因为我国外交部长在今年十月十五日的发言中已经明确地阐述了该项法律根据了。

219. 请允许我顺便说一下，我们在新法令中加上这样一条涉及沙巴的条款，在某种意义上，是马来西亚自己惹起来的，因为它的代表最近在曼谷会谈上曾对菲律宾代表说：

“我们提请你们注意众所周知的一九六一年才通过的托伦蒂诺决议，该决议公布了菲律宾共和国领海，并提请你们注意该决议并没有把北婆罗洲包括在菲律宾领土之内。”

220. 马来西亚在曼谷会谈上提及的所谓托伦蒂诺“决议”就是第三〇四六号共和国法案，即原来划定菲律宾领海的基线的法令。一九五九年日内瓦海洋法会议之后，我在菲律宾参议院提出这项法案，并于一九六一年六月十七日作为法令通过。因为沙巴割让给菲律宾共和国是发生在这项法令通过之后的一九六二年，因此在这项法令中显然是不可能提到沙巴的。

221. 但是，既然修正的法令，即意外地使马来西亚感到大吃一惊的新法令，是在沙巴割让给菲律宾共和国之后通过的，那么，新法令就需要列入一条包含划定沙巴周围领海基线的条款了，目的在于避免授人把柄，认为我们不在新法令中提及沙巴，那就是菲律宾政府放弃了主权要求。

222. 这项新法令只不过是沙巴问题上表示菲律宾国会坚决支持菲律宾总统的，无损于也无增于我们的主权要求的法律根据。马来西亚实在是没有理由对此大惊小怪的。

223. 我可以向庄严的大会保证：菲律宾现在不会，将来也不会使用诡秘的手段来实现它的主权要求；它既不会以任何借口违背它自己的诺言，也不会联合国宪章及一九六三年七月三十一日签订的马尼拉协定范围之外寻求任何解决办法，一如马来西亚和菲律宾双方此后发表的各项官方声明和作出的各项官方保证所反复说明的那样。

224.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过去吁请、并且现在仍然吁请马来西亚同意把这项法律问题提交国际法院，使之一劳永逸地获得解决。如果马来西亚认为菲律宾的主权要求在法律上和事实上都是站不住脚的，并且深信它自己的看法是会得到国际法院的支持的，那么，这样做对马来西亚是毫无损失的，而菲律宾却要同意接受一种不利的裁决，假使果真是那样的话。

225. 另一方面，如果菲律宾的立场得到国际法院的支持的话，我们将向世界，尤其是向沙巴作出庄严的保证：在适当的时候将举行一次公民投票，来决

定沙巴人民是要继续接受菲律宾主权的管辖还是要自由独立。这种公民投票将不是一九六三年所举行的那种民意调查，当时是要在继续做联合王国的殖民地还是变成马来西亚联邦的一个成员两者之间进行抉择。而下一次投票将是一次真正的名符其实的公民投票，每一个有资格的选民都可以表达自己的意见。在这次投票中对实现完全彻底的自由独立可以作出真正的选择。

226. 菲律宾和马来西亚双方都作出了保证，要维持友好关系，共同谋求和维护东南亚地区的安定、和平和繁荣。双方政府如果达成一项自愿把沙巴问题提交国际法院裁决的协定，那将大大有助于实现这一保证。

227. 但是如果作为这个争端一方的马来西亚坚持要以法官自居来裁判这个争端，坚持要违背它自己在马尼拉协定和有关的外交文件中作出的庄严保证，那么很抱歉，我们两国政府之间的紧张局势将是永无休止的。

228. 既然菲律宾反对以战争作为执行国家政策的工具，我们决不会想到要用暴力来实现我们的主权要求。马来西亚可以继续把沙巴留在联邦内；但是即使这种事实上的占领无限期地继续下去，那也无补于马来西亚对沙巴的所有权的先天不足，也不能阻止菲律宾通过和平的途径实现其合理的要求。而结果只能使东南亚两个邻国之间的不幸的紧张局势长期地继续下去，对此马来西亚必须承担全部责任。

229. 然而我们仍然希望，有朝一日马来西亚也许会仍旧遵守它亲笔签署的马尼拉协定和有关的外交文件。

230. 在结束发言之前，我想谈谈我们的一项建议，这项建议过去马来西亚曾经表示接受，而最近却在最后一分钟加以拒绝。我们为了缓和两国之间的紧张局势，建议双方举行部长级会谈，然后接着在东京举行最高级会议。马来西亚反对这一建议的借口是菲律宾在十月十五日大会〔第一六九六次会议〕上发言时对马来西亚在沙巴领土的主权表示了保留的态度。

231. 关于沙巴的领土争端并不是世界上唯一的一起领土争端，也不是现今存在的最重要或最严重的

领土争端。在所有的领土争端中，最重要和最严重的争端之一无疑就是克什米尔争端了。说到这一争端，我要提醒诸位，直接卷入这个争端之中的两个会员国，即印度和巴基斯坦，现在仍然保持外交关系。不但如此，这两个国家两年前还接受苏联的邀请，在塔什干城举行会谈。会谈结束时，这两个国家还发表了当今著名的塔什干宣言，<sup>14</sup> 这是亚洲外交史上的一个里程碑。

232. 在塔什干会谈上，没有人把不可能接受的条件强加于人，也没有人中途退出会场，也没有人威胁任何人。

233. 我们认为，这两个亚洲国家已经做到的，另外两个亚洲国家也能做到。要做到这点，只需要少一点骄傲自大，在国际关系中更加乐于采取深思熟虑和勇于负责的态度，并以更大的决心来遵守联合国宪章的规定，这种规定要求以和平方式解决会员国之间的争端。菲律宾是准备尽自己的本分的，我们现在吁请马来西亚也这样做。

234. 主席：请马来西亚代表发言，行使答辩权。

235. 拉马尼先生(马来西亚)：刚才在我之前，菲律宾的发言人在这个讲台上恣意作了一个内容重复的发言，我已经长时间地、很吃力地听过了。我不打算在讲话的方式和答辩的内容上同他比高低。我只想问他这样一句话：既然他对这次发言作了准备并且准备好散发发言稿，那他究竟为了什么要选定在一般性辩论的最后一天登记为最后一个答辩人呢？难道这不正是为了要剥夺马来西亚对他进行有力的回答的机会吗？他自以为这样安排就可以痛责马来西亚一顿。

236. 不管驱使我进行全面答辩的诱惑力是多么强，我都要对这种诱惑力进行抵制，以免在今晚代表们都很疲倦的情况下，对他提出的论据逐点加以反驳。我想起菲律宾代表说过，马来西亚代表在中述理由时，态度有点傲慢，缺乏深思熟虑和负责的精神，我要把这番话原封不动地回敬他。

237. 他再次重复了我们在别处听腻了的话，什

么“这是一种租借权”，什么“这就授予我们以代表权，而英国人则一无所有，因此，我们不能从一无所有之中得到什么”等等。

238. 十月十六日，我曾经根据一份经过仔细准备的答辩文本说，我们并不相信苏禄苏丹曾有过什么资格、权限或主权以租借、割让、转让或征服等任何形式，来处理这块后来成为沙巴的领土。对此，我没有听到只字答辩。

239. 很抱歉，我不得不纠正某些法律概念上的错误。从一八八八年起，北婆罗洲就无疑是英国保护下的自治邦。根据英国宪法，人们知道这意味着它的对内主权由该邦掌管，对外主权由保护国掌管。只有具有对外主权才能缔结条约。一九三〇年发生的事情就是如此。

240. 现在菲律宾人居然恬不知耻地来到这里说，菲律宾绝不打算让秘书长的调查阻挠它的主权要求。如果情况真是这样的话，那他们在一九六三年本来就应该把这件事公开明确地告诉我们，而不应该拖到一九六八年十月底才说。

241. 我刚才说过，我不想详细谈论这件事。如果有必要的话，我们会散发一个文件来答复菲律宾代表所提出的所谓法律准则和事实准则。但是我要请他原谅——他听不听是另一回事——听我复述他的外交部长在这个讲坛上郑重其事地说过的话：

“最后，我要说：在对沙巴的主权问题按照两国政府的庄严保证加以解决之前，我特此申明以下保留意见并把它载入记录：菲律宾政府不能也不会承认马来西亚联邦共和国<sup>15</sup> 政府”——我不知道他是从哪里搞来这个国名，这不但说明思想混乱而且说明语言混乱——“有权力，权限或资格替它们向联合国作出任何保证……。”〔第一六九六次会议，第63段。〕

242. 在说过这些话之后，菲律宾代表——原谅我用一句俗话——竟然厚着脸皮来到这里抱怨什么他本来希望会举行的部长级会谈并没有举行。

<sup>15</sup>引自第一六九六次会议临时文本。一九六八年十月十八日，菲律宾代表致送一份更正书，要求把“联邦共和国”更正为“联邦”。

<sup>14</sup>安全理事会正式记录，第二十一年，一九六六年一月、二月和三月份补编，文件S/7221，附件。

243. 这一点我不想再重述了。但我必须指出，今天刚发言的这位代表，也就是上星期三那天在我之后发言的这位代表，声称我的长篇发言没有正确反映出这项争端的事实。

244. 我耐心地等待了很久，想听他告诉我到底错在哪里，告诉我他认为我手里拿的那面映照事实的镜子到底是怎样歪曲了事实。一直到今天，听了一份十六大页的发言以后，我还是一无所获。我只是空等了一番。我把菲律宾的主权要求描述为虚幻、虚妄和虚构的混合物，这一点显然触及了痛处。我承认有罪。我不得不想个办法。马来西亚总得寻求一种方式使某个国家能猛醒过来，认清事实的真相。我想，这项主权要求的症状是：一见阳光就要萎缩下去，稍经事实真相的微风一吹，就销声匿迹了。

245. 如果我有无限的时间供我支配的话，我本来觉得有必要解释一下，我说菲律宾的要求具有三重特征，这一点今天又遭到抱怨，这并非是故意要——象他所说的“妄加揣测”，我不知道他从何处揣测起——使用什么引人注意的、押头韵的辞藻。这几个词，不论是单独使用或者合起来使用，都是完全准确的而而言之成理的。我只消说，虚幻和虚构之间的细微区别是显而易见的，只要记住：前者，虚幻，指的是幻觉上的体验的主观过程，指的是把事实上并不存在的东西反映在自己头脑里的思维能力；而虚构则是编造事实上并不存在的东西并且满怀希望地用客观的形式和内容把它表达出来。当然，从虚幻到虚构的过程，是用通常称之为虚妄的错误推论方式巧妙地——尽管是非常不合理地——加以完成的。

246. 对于菲律宾的主权要求，我们的首要的、主要的、唯一的、仅有的回答是：这种要求是自我杜撰的，它臆断在一八七八年存在一个苏禄苏丹的主权，但是历史上从来就没有任何真凭实据可以证明这个苏丹曾经享有过或者行使过这种主权。接着，菲律宾又极力通过一种难以捉摸的而实质上完全错误的离奇推论方式，千方百计地要得出这样一个结论，说菲律宾已经获得了那项同一个根本不存在的君主毫无关联、同时也不可能是来自他的主权。可是它竟不惜来到这里，带着自我庆幸的得意感，把这一点当作事实大加炫耀一番。我知道一个人在经历了一系列无可挽

救的失败之后，他的自我欺骗的能力，必然是大得几乎不可限量的。我不想阻止这位代表以一种词藻华丽而空洞的得意口吻拿我自己的话来回敬我，他用一种不以为然的怀疑口气质问：“如果马来西亚认为我国的主权要求是虚幻、虚妄和虚构的话，为什么马来西亚政府不同意把这件事提交给国际法院呢？”

247. 我不理睬这种违反逻辑推理的质问。他警告我说：“别让人家说马来西亚害怕虚幻、虚妄和虚构。”的确，我们就是怕。我不耻于承认，由于我国政府是极端尊重国际法院，也极端珍惜国际法院的时间，因此，不管怎样勉强，都不愿充当人家的工具，让一种以令人难以置信的固执而提出的要求来占用国际法院的时间。作为一项法律争端，这种要求是不能精确地加以说明的。其所以不能恰当地加以表达，与其说是因为虚构是毫无效力的——这种形容大致适用于大多数的诉讼，包括国内的和国际的——倒不如说是因为虚构是没有定形的，没有特色的，没法揣测的。它的本性使得你要把握它的实质显得荒唐可笑。而这恰恰是菲律宾政府要我们干的事。

248. 上次菲律宾外交部长和今天在我前面的那一位发言人都搬出一大堆文件说：“还有什么比这更好的案子可以提交国际法院裁决吗？”的确象我以前说过的，所有这些文件，其要害在于它们与这项要求之间的关系。如果苏禄苏丹——我再重复一遍——对该领土没有拥有过主权，不管有多少文件，也不管是来自当时的苏丹还是今天的苏丹，其价值连废纸都不如。这就是问题的关键。如果国际法院的管辖，即使不是全部而只是部分地竟被一宗根据一些毫无关系的文件故意制造混乱而精心虚构的复杂案情所吸引的话，那么，国际法院的工作在数量上必将大为增加，而与此同时，法院的裁决内容在质量上则必将大为降低。我们随时都乐于讨论有关的事实和由此产生的令人信服的论证，我们已经去过曼谷，但是我从菲律宾的主权要求所得出的三个特征却立即说明这项要求是不符合事实的，所使用的辩论手法也不是正大光明和易于理解的。蜘蛛对苍蝇说：“飞进我的客厅来吧。”看来苍蝇大可不必答应，它可以飞走。但是马来西亚的处境却没有如此幸运。我们对邻国负有义务；我们要与他们和睦相处。因此，根据今天和前几天我自认业已充

分阐述过的种种理由，马来西亚不得不有礼貌地但是坚决地拒绝这种邀请。

249. 今晚曾在这个讲坛上发言的人提到我曾经引用过一段据说是洛佩斯大使说的话，他说他找不到这段发言的记录。这只不过是枯燥无味的老调重弹罢了，我们在曼谷每次提出什么质问时，就会听到这套老调，而我们就得向他们拿出文件。我想请他注意一位年青的女士曾就菲律宾对沙巴的主权要求一事写下一篇博士论文，这篇论文已提交给一所美国大学，作者对有关文件作过精心周密的研究，还到过马尼拉会见外交部长以及副部长之类的官员。这篇论文在结论中说：

“因此，菲律宾人提出主权要求并非存心不良。他们这样做，是根据他们所发现的事实、根据包含这些事实的备忘录，以及根据这些备忘录

所写的其他一些备忘录，还根据他们在收集资料的过程中所得出的各种信念。”

我无法用更好的字眼来表达对这种要求所作的最后总结，来表达那种力求实现这一令人无法置信的要求时所使用的缺乏说服力的说服手法。

250. 最后，我要用这样一句话来结束我的发言。如果对沙巴果然有什么主权要求的话，如果沙巴在技术上、法律上甚至在一般常理上属于什么人的话，那就是，它属于居住在这个邦的七十万人民。我再重复一遍——我希望这是最后一次——即使菲律宾的代表们也许充耳不闻，因为他们不承认我有资格代表沙巴说话，但我还是要说，沙巴人民已经选定了他们的命运。

下午七时二十分散会

## 第一七〇八次会议

一九六八年十月二十八日星期一上午十时三十分纽约

主席：埃米略·阿雷纳莱斯先生  
(危地马拉)

因主席缺席，副主席迪梅什基先生(黎巴嫩)代行主席职务。

### 议程项目 34

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

- (a) 第二届会议的报告；
- (b) 贸易和发展理事会的报告；
- (c) 认可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秘书长的任命

1. 主席：今天上午，我们荣幸地请到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第二届会议主席迪内希·辛格先生参加

我们的会议。各位代表记得，那届会议是今年二月和三月在新德里举行的。

2. 我非常高兴地请迪内希·辛格先生提出会议的报告。<sup>1</sup>

3. 迪内希·辛格先生(印度)，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第二届会议主席：我代表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并以我个人的名义，对危地马拉阿雷纳莱斯先生当选为大会第二十三届会议主席表示极大的满意。我本来想亲自向他道贺，但现在我想请阁下向他转达我们的祝贺，以及我们希望他迅速恢复健康的良好祝愿。

4. 首先，我愿对大会给我极大的荣誉，让我提出贸易和发展会议第二届会议的报告，表示感谢。大会决定尽可能早地考虑它在经济发展方面的主要机构的报告，这证实国际社会是在优先考虑经济发展，以

<sup>1</sup>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记录，第二届会议，第一卷，报告和附件(联合国出版物，出售品编号：E.68.II.D.14)。